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課藁

受降如受敵賦

上將甚武神机独潜雖在受降之際亦如待敵
之戾納夫授首之人敢矜已勝類彼臨戎之日
以備無厭夫惟兵收决勝之功將有防微之智
謂寇之穷也雖已見於屈服而心之險也猛未
知其誠偽彼既降矣曾無自滿之心如受敵然
必謹非常之備于时大啟空壁旁標碧幢拏醜

類魯從之衆納渠魁肉祖之瑞如將交於大敵
悞見欺于小邦方陳擇得之儀深虞變詐若如
交結之地敢恃敵厄莫不肅承軍容爰予兵衛
維遺虜之臣附孫兩軍之交際非惟伸大將之
威蓋恐墮敵人之討受其壁焚其襯預防一旦
之危稱爾戈比爾子陰吞六師之銳隊步曰被
之也既挺身而呈笑我之受也當同心而待
之何必抗擄之日乃罔禦侮之時看念大戎之
難俟深恐狼心之或欺與其有復以吾備孰若
屠平而慮危豈不見行儉審茲果能平于空厥

耿公明此遂終定于車師彼有坑于旣降者因
出詐謀使之自傳者尤非善畫冒若我外雖弛
于金鼓內仍戾于矛戟深防禍劫于忽亦慮
敵乘于吾隙彼如犯順以款為亦則稱兵即將
亦伐崇曰壘旣施文考之威孰塞築城兼取武
皇之策曰知力角于鋒鏑者敵尚能禦度生于
肘腋者患何可當今也點虜雖聞于襲服禍心
猶恐于包成惟去之為備也旣自爨密則被雖
好礼也烏能陸梁且異夫魏予會秦卒受欺于
商顯唐旣盟狄果見劫于平涼噫屈膝而服也

人固畏威噬噉何及也吾當慮及毋弛禁以自
忽必整軍而臥受方今將軍納降虜而獻俘于
廟焉不廢爰兵之守

擊揖誓靖中原賦

點虜未殄壯夫請行擊長楫以前渡誓中原之
復清共涉巨川爰叩舟人之拙備言棄志願收
天子之京時其典于中哀永嘉南渡憤晉元攘
敵之未暇有祖逖奮身兩不顧揚舡以往方乘
天塹之流擊揖而言誓復皇都之故系乃後引
蘭擢勇瞻碧幢一鳴而英氣先奮耳鼓而辟心

已降志必復于故土誓有如于大江出亦心
息形言于剡木指尖白水期淨掃于中邦謂夫
胡塵久汙于秉師戎騎交馳于洛汭鞠宗廟于
水忝混衣冠于羶毳我是以期狼氛之必散願
鯨波而作誓方橫撓徐捨獨決策以前征儻諸
夏未辛尚何類而後濟豈不以國始草創人思
為存江山有異也或作楚囚之泣網維不牽也
至形比客之言故豕浮巨艦以勇奮視逆胡而
氣吞倡羨有先于溫嶠定從不假于平魚遂將
電掃風驅盡復神州之大昔使危幡虎錘久甯

法駕之尊果能洗暴虐之腥羶拯遺黎之沉溺
長淮以北也復見于冠帶大河以南也悉除于
荆豫不渝江上之盟坐制自中之敵澄清抗老
車同危氏之登慷慨論功柱鄙漢臣之擊洵使
無妖宿以示異綏若思之代終則必蠢尔醜類
墮去計中尽却圻而申盡奉虜廷而一空振却
江南蓋大中與之烈掃清冀朔遂成再世之功
惜乎大厦未成而忽撓棟果中流歆濟而遂已
雖楫不同壯老之成就徒有餘威之震疊方今
矯虎巨皆歆濟河而焚舟下視祖生之爭業

輦食壺漿迎王師賦

民意胥附王師出征持輦壺而成至實食漿而
以迎飲食雖微用表欢欣之志遠邇咸集喜觀
仁義之兵惟王憫赤子之無依奮神戈而大率
惟兵之帥至也既已不擾則人之樂從也其誰
敢拒橐弓箠矢往平敵國之民輦食壺漿來勞
王師之帥現夫老幼紛坐饗殮共持我之至也
故民于水火彼之遠也恐吾之渴飢凡爾一時
之衆悉迎六月之師饋餉最來皆望風而遠附
干戈不指曰後我以受為花羞兵收不戰之功

人有再主之喜竭蹶而趨也歛塗炭之時脫襁
負而未也知父母之孔迺顧慕義以皆然非吊
民而何以以萬乘而伐萬乘罔敢抗衡其小人
以迎小人成來送壘大抵宥兵以殘民者孰肯
緩后行師以救亂者衆影向方今也軍固秋毫
之犯人与血刃之傷是宜至者獻酌未皆累糧
夏衆咸未功可同於商后燕民不悅事有異于
齊王向非東征西怨也民望未蘇遠悅歸也
衆吾携式又安得輟仰事俯育之物見心悅誠
服之意自生見于功成曾不煩于家至如是則

三軍益飽何煩輓粟之勤千里遐征不假望梅
之智非不知給餉不絕也何必饋食醞酒以犒
也奚煩抱漿然念禮雖存而心則甚至食雖菲
而情烏可忘苟匪同心之奉冒云厚意之將亦
何異成籛元黃人各歸于周室爭持牛酒民皆
勞于高皇彼有築道而饋軍者用力亦多投醪
而啟衆者為功非易豈知多助之奉自有爭先
之饋方今中原之民皆開門而迎王師又豈止
壺漿箪食

光武乘時龍而御天賦

炎德繼統漢光得時惟乘龍而特起以御天而
有為收興後之功系隆正祚蓋際蜚騰之會
統制方維迹其奮究邑而戰昆陽誅青犢而降
網馬念再造至圖也雖本曰于神聖而獨逢興
運也故能安于葵夏軍權九虎成止戈之武焉
時乘六龍頌御天之造也現其業務紹後符能
握乾將登四七而上應于列宿載當二百而遠
際于中天躡純剛而有作范至尊而紀專受命
而與協波真人之應逢辰則奮攬夫帝位之權
用能驥首而飛也非在田而在淵啟世而契也

遂得位而得祿威羣盜之熾竄掃中原之鹿迹
奪既正于九五祚遂與于百六爻究位天之載
允協義經詳推開野之符又同未伏大抵至不
世出也世必活而斯起龍不時見也時純洵而
後升今我恢雄圖之起以濟大業以競一統當
物而有造宜取蒙于時乘小利見之神堯弟仲
潛耀仰因符之高帝呆故隆興曰致此應金刀
祥飛白水赤光之照地已融于育聖之際佳氣
之鬱也又見於奉兵之始由天意之久屬宜帝
尊之獨履益有故而斯能苟不然而何以遂合

耿氏拔鱗翼以顧從肯使圣公假風雲而能起
故得息盜梟之奮埒破野戰之羣龍回颺既止
於九縣彗雲寧見于萬鋒靈貺自甦類五馬渡
江之化功臣皆厚笑四蛇入空之從噫威如諸
將也有鱗集之歸驥如吳公也擅風行之奮抑
知天德之位亦賴人謀之助吾皇復受天命而
遠跨于沒光乘時龍而在御

脩身以方子賦

季貴務本志當適中惟脩身而由道遂取喻以
為弓止以不也曲盡飭躬之術張而弗弛自成

中的之功士有諉百行以研窮端一心而折衷
謂有于我者苟不知審則癸乎外者何以示衆
今也見圣師而由圣當明四重以四輕務兮人
之為兮要在百癸而百中規夫季問尚志攝脩
及時忠信以進德也我則務敏驕奢以自詭也
吾寧詭隨故此誠身之道類夫弦木之為慮以
動：惟時罔踊覺偏之通莫而癸之必中宜先
審因之持茲蓋有不言也言則中倫有弗行也
行皆審是施于遠人則何止百步時乎遊息則
為之一弛苟出寺而癸乎信高矣而美矣勉大

百行折中矩而周中視志在四方義為的而思
為矢彼有忠信為甲冑者弟取防閑之固以言
行為樞机者深明榮厚之因我是以登彼省括
謹夫檢身動切戒于失鵠發何勞于叩輪亦猶
率乃仗行書取若虞之度反而求也軻言如駮
之仁因知身之脩也有言功言德之方弓之作
也有尚用尚筋之烈然罷不藏者曷成功於射
隼村不良者隼求奇於貫虱理既元邪中斯可
必肯同詭遇一朝獲禽以為良尚小儀成終日
射侯而不出噫主於皮者徒尚游藝之巧佩以

者但知矯性之平易如志正以體直自然誠
正以身修殆將覲德於矍相奚假矜能於養由
如是則有志于孤礼何拘于載記其直如矢道
兼得于成固誠以枉尺直尋也固所以不為志負
中目也亦何敢忽取友必端則道豈及害与人
元爭則行何有闕又當兢業以脩吾之身
肯廢前功於一發

尊賢則士願立朝賤

士固自重君宜固驕惟克尊於美德斯願立于
王朝上懷樂道之誠必加優礼下起充庭之望

不待旁招凡稱命世之才俱有事君之願然而
世或崇儒則與明類以皆進時乎慢士則雖佚
遺而不怨惟明主有尊矣之意每務撝謙則群
髦與入任之思誰甘肥遯時也晉書接下昂身
養矣德行道藝則必預旌表忠信孝友則皆蒙
荐延此既加于體貌彼寧甘於棄捐神圣謙冲
每優崇于儒術英豪歎慕咸樂効於官職自是
來榮軒冕之華去耻山林之入望疏纏者拭目
以斯見僕旌車者比肩而紵立謂邦有道者于
時可見故心歆仕兮如斯其急圣人在上既閑

有禮之三君子于行願一則亂臣之十大抵士雖
貴于求任位尤慙于尚居視君好惡以決已進
退覲道與廢以下身卷舒惟尊德樂義而見或
嗟晚則離蔬釋鞿而來唯恐徐莫不有道賤焉
而耻也吾身憐然而改於五或無方必自割烹
之鼎待如不次自投銜鬻之書是何君專行爵
之权士守立身之則儻恃孫位者因明月而按
劍則安羨命者必冥鴻而避戈是故好仁文后
有海濱二老之歸慢罵高皇致商嶺四人之歷
譬如鳥巢不覆則鳳集何閣駭骨又布則驥表

大宛今也世偶右父之盛朝惟有德之尊諸而
前席者非鬼神之論見而賜璧者非押圖之言
又孰不思棄商襲耒楚舜門令雖水之西國
焉振驚肯顧鍾山之北猿念驚猿王者以是政
害就不召之臣式問礼非常之士俾乘駒以去
者賁然而至臥庐以憶者幡然而歎是之謂王
公尊矣士乎士乎可以出而仕矣

取夷狄以權

夷狄無侵帝王審知念何道以能取惟以權而
則宜制夫增夏之戎孰為上策用此隨時之術

毋守常視夫惟患中國而後西方東九夷而比
之狄制得其宜則可以持久取失其遵則咸未
作敵困則卑而強則逆肯守信以為常未不縱
而去不迫當從權而底績蠢尔凶醜繫予拊綏
恃力而侵邊也我則為之備禦慕蒙而款塞也
我則為之羈縻曾不勞於搵縱俾自至于殲夷
有恤有威控尔仇方之遠或和或擊運吾堂上
之音茲蓋審交詐之無常運机謀而四款時乎
當和則厚其礼以無醜勢或可誅訓挈其庭而
後已豈惟玉帛云乎哉要在方略如何尔其策

則然非叔何以惟曰父之守也論鄙董生以常
道而制之言殊班氏非不知攘夷之事也固不
當廢和戎之議也尤非可无奈何吉以黠武則
反擊於中國汪於息民則見侮於強胡又豈若
適時變以為備因事宜而永固以文帝和親
或謙因奴之擊太宗誓約終引頡利之俘或曰
慎德則四夷未賓脩文則逆人多助然而豺狼
之心不可以仁拊犬羊之類又難以情恕故一
時之刻宜在大君之審馭術歛施於五餅練哉
賈誼之謀策徒倫于三家淺矣夫尤有

開玉關而謝質者謀出世祖置金城而處降者
事由孝宣一則遠絕於西域一則窮討于先零
昔泥已行之迹各從制變之叔故我智切戎于
膠柱謀當信于轉圜以至分關率師又命兵机
之决出疆為使亦客利國之專噫于戈皮幣也
不可以為常縉紳介冑也豈宜於徧信又審察
于敵勢亦保防于邊釁方今黠虜之背約乃天
亡之時今玉師而一振
濟河焚舟賦
戰歆必勝歸寧預謀既濟何而赴敵遂决策以

焚舟涉彼大川肯思還於故國火其巨艦示死
振於強讎昔秦穆遠蹇叔以襲人越晉邦而趨
利二陵之敗也既自咎于覆將三年之戰也又
賄凱子拜陽全師再出但懷犇北之羞雪耻不
忘常起鄉東之志孟明乃慷慨發憤欢呼即戎
謂將之屢敗也因難以諸勇而君之專任也當
先于教忠昔也喪師曾愧万全之策今為賈勇
願收一戰之功由是提虎旅以徂征抱鯨波而
永逝念解驂之遺辱遂舍舟而自誓矣苟勝也
仇則可振功不就也我寧獲濟願吾壯志已為

死戰之期虞波上心猶作生還之計莫不揚一
炬以獨決聚万舟而畢焚烈燭奔電長烟走雲
伴歸者以絕望原往焉而立勳回視歸途渺洪
濤之千頃示元還志激壯氣于三軍故得我師
奮臂以長驅節國欵箕而自戢從捷馳河內之
地談笑取王宮之邑指茅津而又濟封殺尸而
洒泣挫夫強晉既尚國耻之消威彼西戎尤喜
伯功之豆豉蓋舍生而往也非後誓子擊揖好
謀而成也非不悔于馮何百敗而勇氣不警一
勝而戰功愈多歸士与灰而共滅盛烈如山而

不磨誓必破于秦師類法船之項籍悲不還于
易水小叩筑之荆軻噫秦將之忠也既懷報國
之心秦伯之任也不數覆軍之罪苟同一青而
遂矣徒使終身而自悔又為得千載之下仰焚
舟之風凜然如在

本疆則精神折衝賦

本既強固人斯服從得英雋以制勝致精神之
折衝俊士朋來益鞏尊崇之勢威風遠暨坐推
奔突之鋒切原君得士則昌國以去本苟并
謀兼智也能以德而為固則懷姦伺隙者自問

聲而遠遯蓋朝廷為諸夏之本能制勝于九重
故精神折于里之衝自宣威于四遠現其多士
同德一人屬精肅爾帷中之妙美凜然堂上之
奇兵勢既閑于克鞏勝自全于不爭朝有德而
益尊人皆奠枕敵望風而引去孰敢爭衡茲蓋
威稜之震也足以律動于華夷奮望之隆也之
以揭為之儀則人咸想于風采亦何勞于聲也
宜其上兵伐謀以邦畏力晏子不出于樽俎兵
自罷于鄰疆齊威必勝于駑速令果未于敵國
大抵方里制難者以任用于矣士凡夫敢爭者

以輕量于大臣今也後入垂神而播笏民主聚
精而合神惟用儒而無款宜不戰而屈人正須
裴乘之神明以威悍將不假魯連之諒笑坐却
強秦譬夫猛虎在則藜藿不採于山神龍戾則
網罟不親于水今也紀綱法度有以華國威靈
氣焰不可鄉迩國家按諸以無事戎虜從風而
自靡顧厭难于名形非得人而易以矣五千之
騎隋何徒詫于后言止百萬之師處厚示彌于
一士噫子王不去則為晉之患季梁猶在則挫
楚之強頹多士之濟、佐中國之堂、赫然臨

之則夫誰与敬望而畏之則彼烏致當豈不見
沒黠戾邪寢淮南之異議仲尼相禮歸魯國之
侵疆彼有盛却匈奴者未免于旁征口伐可汗
者徭勞于面折未若此動容貌而卻暴其遠宣
戾至而姦邪敢築方今優游于岩廊之上而精
禪抵衡九有自問于有截

歲星所在國有福咎

國既得歲祥斯應期占是星之不在有其福以
誠宜仰以驗之木精適居常次致當臨之邦域
咸被純禊原天下之妖祥係歲星之盈縮且運

于上者象不震示則居其下者應為甚速爰占
景曜適當卯次之纏俯驗吾邦誕受非常之福
觀其瑞色明澗重華陸離應以仁也既存生霄
之理壬子春也又司長券之時既循度而至止
則錫羨以宜其右衍于天居一辰而不忒下臨
其地構百順以去虧是宜君明臣直而世格昌
期時和年豐而人欣樂歲師之與也戰則必克
政之奉也事无不濟由尤宿之訖居故鴻禧之
可維越人遇北終摧吳國之強晉室得之果挫
苻堅之銳大抵事將兆于休咎星乃為之彥徐

超而前者或弃次而祿次行而失者或當居而
不處事各有謬象誠匪虛推歲之在也去東西
之去則福之來也有山阜之如可以代人請驗
馬遷之史所以得地願稽班而之玉彼有國之
昌也由太白之當期國之厚也以慎星之居久
况北應王者而犯于號令主歲事而為之統首
苟非次舍之當居安得休祥之備有豈不見法
益元枵之次徒致鄭飢既居析木之津遂與陳
後因知歲之以也雖本于天度歲之居也實昭
于德馨秀今也太史奏端清霄炳靈生治國之百

樂開寶運之千齡如是則矣士已登不必驗少
微之象刑章几措何煩占貫索之星王者以是
攷星次之攸居知天心之以予歛時福而民罔
不錫討有罪而人莫能禦方今天相中興而歲
星臨之孰敢犯王師之師

高祖好謀能聽

高祖獨奮謀圖以成蓋有好謀之德又兼能听
之明顧夙負于英姿乘時以起尤樂向于羣議
擇差而用迨其提三尺以勦吳念西方之未定
謂不咨于衆則孰判利害不擇其言則曷分是非

佞從吾心之師好謀之具臧屈群策以兼收又
能審聽觀其迹鹿屈起斯蛇勃是差欲納則如
恐不及策可用則何為不能性大公至正之是
耶豈小智淺松元自矜功為最高雖獨稱于赫
赫計將安出每嘉納以競、莫不說辭或悅于
監門謀主或資于巨舍食而伏哺也恐彼敗事
言而逆耳也知其利行設施皆合于衆智明導
蓋由于天性願將軍何以表深圖東鄉之功非
夫子無以同爰下南浮之令非不知雌雄之勢
可決于一戰甲兵之利可服于德俱秉念其仁

伐不仁也何又恃勇多美勝少實也敢忘用謀
我是以疑切戒于築室沒有如于順流為貢王
為假王悟陳平馮足之語趣刻印趣銷印用張
良傷害之筭帝之性也非不聰明帝之度也非
名詭速然而助桀為虐者歆居秦室之富莽虎
逆患者几逆鴻溝之割謀苟匪于能用亂何由
而可撥所以關東歆矣問不憚于拋鞍成卒能
言見豈嫌于衣揭難者曰趙王之立也不顧叔
孫之爭匈奴之伐也及因姜氏之矣謀不徇于
多士智難合于數天殊不知過維問于有少改

又見于惜然遂令信被四人愛割體膚之愛封
之万户深懲滅繫之愆至茲騎項雖倨也諫而
又從溺冠雖慢也矣非不好吾不愛于兼听人
示為之樂告故能奪秦如鴻毛而取楚若撻遺
剪一時之強暴

子使漆雕開仕賦

夫子善謏漆雕受知念後仕之本也爰因言而
使之顧元聖以何心惟均教育視吾徒之可用
俾効施為蒙堂尚友聖門潛心諒子仕為非苟
于利祿奪也以期于家使眷茲尼父當日則何

以哉謂彼漆雕可以出而仕矣觀夫心本愛日
志思澤民惟可行之道不試于事以有用之季
私淑諸人及門之士也皆欲教職升堂之子也
雖老進身惟此魯人猶能參于冬季雖當同季
俾往廁于王臣并也修尔有同歆然自視謂吾
之季也因歆見于乃事而季之優也乃可施于
送仕苟吾侯之未能何已長之足恃斯言既發
殆門弟之未聞此意孰知惟聖師之獨喜謙也
謂士之仕也固不素願師之言也宜無不從然
念道之將以則美于一舍才或末死則求萬

鍾雖尚遲于奮還聊自通以從容所以進則未
能垂嘉言于穎達喜其志道激萬端于可農竟
有帝王之季者使之為邦在言語之科者使之
辭舍苟如此子之美季安得發言于將至今也
師以苟可而務切于退託道既未成則尚資于
涵泳志有同于曾點如樂舞嘗藝或及于丹求
始嘗從政彼有求依而佐者賜亦陋矣干孫而
季者師何過哉豈若此心不求于爵祿還寧滯
於萬業歷改闕里矣惟子開因異夫何又禱于
子路咨有民之說使之季邑尹何非製錦之才

誠以志則在于恬愉心不謀于富貴才已成而
已則猶艱師之可而吾猶曰未使斯人也出而
仕焉功利之及民也尚何有既

天下可傳檄而定唯

世仰英主威行普天既望風而應也一云乘破竹之勢也

可傳檄而定焉王旅既興將大蕪于遠近軍書

以至當自底于安全夫惟信已結于人心勦逆

多于天下彼隋于塗炭也乞不隍我則聞五号

令也孰能禦者赫然一怒皆延頌以望焉于以

四方可傳檄而定也時其士勇咸鼓民思已深

万里起算壹之念中原後車馬之音苟用十行

之札足安四海之心寰宇雖遠已放罔于大號

尺五所至自平唯于當今是宜叔百世之仁恩

收三軍之勇果出至河西則驚万里之明見節

入地軍則奉一呼而祖左何在承之能然蓋特

時而固可極彼不毛之地咸已順陸馳吾揮羽

之出自然安妥大抵強人之非者又假証誅之

及淫民之望者止煩命令之宣今也允矣願王

歸之至欣然罔軍檄之傳自然奸雄畏力而屈

膝老雖聞風而息肩死降光玉陶儀函紙首安

于平廣淮陰遣使尺書亦足以降燕或曰民已
見于歸心國何煩于馳檄殊不知近者已附而
遠或未至弱者欲來而強猶作敵故我形惻怛
之言也慰雲霓之望振威猛之詞也若雷霆之
擊俾爾杯德而畏威俾東內華而外秋掉瓦而
矣五千騎豈勞辨士之隨憑賊而下七十城何
用狂生之鄰向非戴商之民家則相慶思僕之
人心焉悅隨則何以當率王之紛擾也可書言
而聳勅之與可曼也禮斯已而國異夫通波夜
即止諭意于蜀道守夫鴨淥卒貽誚于高麗皇

乎哉鉉槩之儒也既務于討論雖螭之臣也又
加于審討俾百姓以咸悅聳百靈而退听方今
撒書風馳而人望中興不假一戎衣而大定

仁孝二致同源賦

仁孝至重性情之根用若出于二致理蓋同于
一源究此兩端皆良知之固有初無異体以大
本之中存嘗聞才非曰於爾殊人或多于自異
語其大体則似有異用本之一貫則了無餘事
惟茲仁孝在人皆可以廣克究厥本原是理曾
何于二致觀天惻隱素稟愛敬自持行之閨門

則致終身之慕敬之民物則由一念之推莫匪
斯心之至初非二道之為皆是物也孰能外之
從百以以率先悉因取性雅而兼之唯備安有
生歧豈不以親其親而因不失視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篤近奉遠雖則有別奉新加放率由內
抱信此理之不殊推是心而足保顧施物事親
之際雖曰殊塗如鈞深探赜而言齟云異道大
抵孝之化也先以博愛仁之實也本于事親苟
志于仁則豈好犯上有一非孝則適能害仁雖
運用或疑于前反而本原不離于貞信當戒波

流之為曾何派別之因本五道生載致曾論之
訓功多事寡備形延篤之原是源也會精粗于
一敬之中合內外于同歸之地使兼愛者知厚
親之道而敬親者備仁民之意重禮非復于殊
兩先後豈殊于源委尊而安義道同曾子之三
愛則無差本異夷之之二厥後道不明而去本
益遠性好偏而所施不同剔股孝也而深溺鄂
人之過摩頂仁也而或論墨子之風是皆得于
此夫於波家則觸而長廣而充純若顏回可並
有虞之體德如閔子豈殊管仲之功以是知天

下之得蓋以其仁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見以日用雖有殊品求之吾心初無異教信夫仁孝之道雖二改而本同源又何必分其大佞

孟荀以道鳴虺

周孔既遠孟荀挺生以斯道而自任在當時而善鳴仰茲名世之矣同宗一聖抱此養民之術茂著英聲當文國之下衰有二矣之可考以聖之才而無所施用以宗子之孝而終於窮老其遇于世何如也既不逢辰不得其平則鳴焉彼能以道覲夫名垂楚周季傳子思後入聖人

之域卒稱王者之師恐斯文之喪也振吾道以鳴其碩二儒仁義之言一根于正用六藝詩五之教大警于時茲益二百餘音兮皆五教之文三十二篇兮悉綴文之美闡其前而振其後著乎心而入乎耳蔑于我末光之病豈設世充同之耻時將駕祝鼓木石于諸儒孫本吐碎和金聲于夫子誠以軻之辨也非出于得已况之說也不貴于難持奈何承道傳之弊也唯德衰之已而如草木無聲而風或抗矣如金石无聲而人或擊之苟歷一鳴之善曷能方世之知久而

金盈固異震雷之喻大而且遠允同木鐸之為
寧不田別王伯之尊卑朋孔孟之統紀一時衍
道也信同聲之相應後世同風也有陸音之不
已顧響應以能然非言揚而何以假王龍梁鄙
弗能之后夔鏘若銅天小為文之韓氏故能倡
正道以相和詆異端而刀排南雷之駛兮豈巧
舌之能聘天下之梟兮豈好音之孔懷俾衆議
之不惑由大聲之孔皆且叟夫卿雲最其善焉
文徒稱于壯麗魏晉未嘗純也辭尺見于滌哇
噫大醜小疵也雖或不同立言指事也未嘗有

二群儒敢節于邪說處士不容于揆議然則先
王之道至今在人耳者無它由孟荀之不墜

殘月如新月詩

近晦月猶在蕭騷夜向晨已殘几歎盡忽見恍
如新老桂沈清影餘輝釵半輪纖纖兩頭玉皎
皎一鉤銀明似哉生際光疑太逼質粒樓諸起
早深拜誤佳人

矣皆俯晴軒詩

矣皆情方適融霜日正暾何妨憑曲几相与俯
晴軒爰景欣亭午閑身得負暄映簷成白醉扶

曠謝哥温豈止寬寒色穩思奉至多桃花滿
骨准句憶王孫

置沁沛宮

漢祖功成反時因過沛宮還鄉上心嘉置沛故
人同高全延遺老酣歌和衆童穷欢狂笑泉
舞旧英雄内云威方加海慷慨悲游子軒昂
大風永為陽沐邑何用築新豐

天寒割蜜房

場圃初畢天寒集歲穰山居收密課簷外割
蜂房弱羽依晴日襍腰却曉霜松刀門戶
棘

七荐甘香作室何時再趨衡未用忙百
處今日為尹堂
花辛苦

黃知橘柚来

一舸放長江遥林底處黃自知来橘柚先已照
滄浪綠葉凝烟昏金芭射日光相迹蒼縣兩
識洞庭霏味詫江陵種庭岳禹廟荒何如船
看數里更飛香

背水陣詩

十里背初教臨机事寢危卓山兵已遺皆水陣
尤哥前降出誠有行叔我独知正項投死地何

用恤羣疑技懺終如約傳餐亦應期孤吳非紙
上方略要從宜

鯤化為鵬

鯤大九千里揚鬣氣日增一時倏化羽万左記
乃鵬鱗族時能比危門不足癸天池將精從雲
翼快飛騰怪矣齊諧志壯不在叟稱鳶飛与與
躍曾不事誇矜

一月三捷

勇古鷹揚將身從虎兇探文師心不二一月捷
凡三戎幸時非久边庭戰已酣神戈穿逐北露

布屨馳南魏旅弥思奮狼心敢肆貪七旬有苗
格較德可無慙

清泉潔塵襟

騷客事幽尋清泉一派深居然浮爽氣聊用索
塵襟徹底明蒼石澄波漾碧岑應添山降趣書
滌市朝心洗耳何妨听吟詩更喜臨至哉天下
樂穩坐禿上林

復見官軍

元帥平京邑欢声夾道聞不圖當此日後得見
官軍將鉞未何莫堂漿意已動重賤龍虎士尽

掃犬羊羣王旅方馳電民心極望雲長安十方
戶拭目待吾君

物色訪嚴光詩

肥遯推戾子招去仰送光党求思旧季物色訪
羣方聘問期終得形容尚未忘羊裘方審識滿
乘遂搜揚不羨雲臺繪還歸釣瀨傍高風今尚
在江水与俱長

冀北馬群出

冀北維多馬知惟伯樂工祇曰良種去便覓
羣空過視千蹄衆先收八駿雄謾問餘布野乞

復見追風騏驎方犇逆駕駘豈混同儻非承一
顧鳴意孰能通

踏馬長揚

強漢承平以競武不忘整布臨五萃習馬向
長揚異野來騏驎天閑出驕驍騰射熊馘馳
驟羊山陽輦路于蹄穩瑤池八駿良上方勒
武碩賦翰林章

飛泉傲鳴玉

翠嶽幽深處飛泉能在鳴跳珠不勝礼傲玉有
餘情水蒼子尋險風傳万壑声玕琬鏗磬玉頽激

踐破瓊英暖水思遺玃滄浪老濯嬰何頂韓吏
却聯句賤琮璋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七終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四明樓

鎬大防

和舅氏造齋汪公尚書詩

造齋慕香山之高續達哉行集香山

詩句次韻

脫衣典酒曲江邊不作閑游即醉眠大抵浮榮
何足道生理何曾得自全朝廷雇我作閑人髻
鬢緡錢二三千一種共君官職冷收得身未已
五年五年炎涼凡十變老後誰能普添衣塵纓
世網重：縛七十八十百病纏千萬人中無一

人自喜天教我少緣六十三前頭雪白貧家強
健亦天憐每媿尚書情眷：與君一醉一陶然
其間氣味都相似猶在病羸昏耄前日夜徐行
石橋上累：棟宇相連延歲種薄田一項餘薄
產處置有後先更年俗物當人眼遊魚墮：蓮
田：為君奉酒歌短歌不方魚有散蒼天

造齋示池水大篇效元白体相答

造齋一片心危人唯與比少時發此念樂施到
莫齒婚姻成者衆葬埋不知幾義氣追古人仁
風動素梓利益及物：方便形事：先正有此

言源流固有自外家有大池清波照叢桂耒耜者
不問誰小天聰盈器及其旱將涸一雨復清此
我日為欣然作詩自言志平生欲濟人徃：多
割已向來俸可分掛冠踰一紀心勤力不逮不
得盡如意安得有貨財如此池中水未求則應
之吾心斯足矣長篇筆餘力盡：遂滿紙病足
正僵卧三浦為之起韻險不容次鬼言不能止
公曰汝答我只用元白体公心與天通言合盍
軒氏荈粟如水火此意豈不美黃金土同價但
恐年此理永：易足用近正及鄰里止不過欽

食下亦正濯洗求財則吾厭未不問遠近應者
力已竭求者珠未已有如一富翁独处百家市
始焉遂什一貧富本相濟餘波被四鄰人情皆
可善久之貴望重爭訟隨謗毀不言理曲直但
謂富者鄙堯舜有至仁犹病在博施所以漢劉
德其言有深旨富者民之怨百方輒散葉貧富
各有分取子尤不易生長在田側義事熟於耳
頗亦知為人凌急力不計田言出於仁獨言裁
以羨二者若不同：歸於一揆愛苟老等並
愛幾墨子豈惟道非中安有力及此仁民與愛

物要自親：始

約同社往來無事形迹次韻

家旧年益高何止七十稀神明曾未衣髮兼齒
如兒義梁同古人同里咸歸依度量海深同仁
愛佛慈悲居然三達尊後生願影隨為作真率
集率以月為期平生持謙柄自牧何太早善孝
柳下惠不欲慕伯夷一鄉有善士收拾略不遺
以此娛我老今是勝昨非何必汗漫游樵龜食
蛤蜊但欲容長滿痛飲真吾師鄉党既均：朋
友亦德：凡我同盟人共當借火時開或造竹

所寧容掩朱扉者英古有絕不功亦不辭此意
堂不美謹當守蕭規達我杜陵客從它人見嗤

表兄陳安行遷右司仲兄遷大理丞

余遷太濟丞寄詩為賀次韻

東塾談經歲月輕外家生長復何營生：共日
若無有楊惲一書安得成首寄新詩欵厚意却
思往事念平生當時更荷外祖母幼惠尤憐盛
氏男

為親敢說官情斬公退委蛇懶自營朝路一時
借寸進適齊新自己先成園師况復今同里武

子非惟愛外生旧日阿重今歎冠此思更歎到
彌甥

遠希掛冠次韻

致仕吾非不待年礼經自合許求田種園徑取
衣冠掛不願更尋香火緣富貴鼎未先嘗地是
非家延独翩然鄖峰相對兩真隱共仰元台与
大天

世事相牽若了期平生待足是何時拋官不作
九閣夢納祿尚餘三徑資紫綬金章寧復戀黃
冠野服自相宜耳根贏得長清淨埋亂後今不

用知

余初除西掖適齋惠詩以二甥相繼
續倫為喜安行表兄貽書喜溢于
辭謹次二篇為謝末章以屬安行

濟基生延復之末叢桂還分一葉芳紅藥塔史
懷老謝桃元規裏憶列郎首煩吳舅書增喜
想見慈親色更康無忌安能真酷似願後外氏

借餘光

敢謂封倫挺此末幸從科級紹餘芳紫微繼直
中者省叢桂就為同舍郎太史書傳得揚悻謂

陽情厚為秦康外家定相君餘事魚目何堪比
夜光

余丐郡得娶以詩相迎次韻

風際端宜鷁退飛青雲高处有危机屢遶西日
成何事幾向東風詠或微塞馬云何真是福鱸
魚正不為知幾休論五馬人生貴且奉潘子得
賦歸

約防王卿正己已而中輟次韻

歸未親戚話通情準擬流花得再行已荷適齋
容接武敢從酌古遠偷盟烏衣門巷人非遠綠

野樽墨計未成官已得闲身未暇因仍恐或過
清明

謝太守送雪次韻

一冬祇見曉霜寒未得飛霰而里看多謝黃堂
贈生壁次從乳竇倚欄杆蒼高安有冰咸柱生
久空餘水在盤歲晚願呈三自瑞要現積玉滿

林端

清高閣現雪次韻

衝雪上層閣真成清且高主人夙郎峻生客笑
談豪泛剡訪安道賦梅思水曹好因窻映夜涼

飲讀離騷

真率會次韻

喜奉潘與得退身鳥衣相會總情親樽前正好
醉千日林下何妨見兩人闲蝦正應開口笑談
諧尤稱掇皮真花歸更作驚人詔日氏後未筆
有坤

楊廷可棊集余方歸自桃源不及預

次韻

屏處尤便野性慵故人何幸從烟逢賦歸敢慕
陶彭深自免猶晞卯曼容棊酒交欢情正洽

山得助景方濃嗟余誤入桃源去歸路滿城闌
晚鐘

次達万招游城園次韻

城下名園稱老懷乳鶯飛燕共祇徊寒梅送臘
曾先列嫩綠留春喜且未眼底芳時能幾許樓
頭衙鼓謾相催主人好事不嫌客素壁揮毫又
一回

滿架醱醲雅懷更添林下紫徘徊平湖不怕
重門阻勝賞何妨後日未酒具已隨斜照遠詩
情去侍片雲催黃昏鼓掉形歸去望烟林首

重回

士穎弟作真率合次韻

何羨祖希情好隆朱陳累世意交通舅甥屢
頻相接兄弟樽壘喜更同參坐幸容玫瑰子主
盟合賴遠齋翁日來愈得清閑趣斗酒不妨時
一中

吊王卿之喪次韻

去歲同登百尺樓相期暮晚更重游舟藏大壑
夜俄去橋跨清溪花自流五紀情親真是夢四
山夙物德成愁一朝千古尚何及空使文皇坎

薛收

喜雨次韻併呈郡守吳居文

一早禱而雨此心天与通為霖三日足起舞可
家同破塊朝方爽翻盆夜正中隨車真響應巫
覡又何功

洗印日無幾載交喜已祗龍神未而嶺者炷奠
流自尖受屢許堪為學稼連洋一添野水已
足樂吾飢

雨師爭自效夙伯尚何施膏澤由分潤空餐媿
奉祠農功今可濟水利更毋隳喜雨無煩記行

人口似碑

安行表兄除華文閣直學士奉祠次

韻為賀

屢報銀臺給事中忽聞喚渡浙江東長安幸免
手遠日圓嶠莫嗟船引風廩繼真祠身暫逸班
聯內閣春方陰且歸同伴適齋老便看鋒車召
此翁

送安表兄葬次韻

深沈仙洞鎖神清万壑松声不似晴宿艸他年
空悵望生芻今日寓精誠山川氣象渾如旧劍

佩風吹候若生猶記玉音稱酷似始知無忌乃
其甥

尋喜次韻

一自東皇天上未坐看芽蘖起枯黃化工階有
洪鈞轉去事何勞疊鼓催晚景鬢凋寧再錄去
年花謝又重同賞花携酒那容緩走遍郊原莫
便回

曉來陌上雨班：同社相將便出閑席地亦堪
尋酒所得園裡与坐花間從教多病須行樂任
是清貧也破慳門外紅塵深幾許誰人能得此

身閑

次韻十絕

休官

人生寧向州堂資乞得閑身且徑歸慙媿旧甥
俱就億淡然相對兩忘机

癸書

故人惟賴幾行書今日誰能更訪吾旧日熱心
今就冷向未已自得柳榆

見客

客至何妨送与迎門前羅爵亦人情可憐寒士

猶相望時有飢未柳絮輕

出謁

杜門却掃寢多時間傍人門亦漫為茶竈筆床
烟浪去自疑身是老天隨

赴會

幸身未老已先闲到處時：尽醉还更以相邀
蓮社客共尋精舍上孱顏

病起

老去情懷百不宜上樓腰脚竟舒遲
人難及病起精神略不衰

安心

但使心如水在槃坐令四体自然胖
安心清將汝心來与汝安

讀書

佚老無如大字書聊時遮眼度三餘
義忽相激間遇包胥与子胥

染鬚

染鬚於孝少年時笑殺當年榮啓期
惟此耳年来犹幸不相欺

修養

引道壺中別有天能將傲頃比千年千年傲頃
俱成夢只任天真却晏然

同年鄭貴溫寺丞直華文閣致仕次

韻為賀

先生久矣愛吾庐絕勝楊雄宅一區
曙有珠宮素海石不妨茅屋繞畦蔬
耒耜已詩尋前諾同社方將約並驅
更形相邀預真半車公豈可生
間云

倦游歸騎自吳門尋上封章叩帝間
俞旨埒頒旌素郎華文進直示優恩
淵明妙句群矣和殊

傳佳名万古存加我數年祈謝事
此心難与俗人論

次韻四絕

初得曾孫女

外子惟知媿可攻羨公八十未衰癯
曾孫喜見新文祿尚想當年擲鏡翁

末莉花

江南創見喜孤芳見說引荅編海鄉
安得一居香盛處帳中巧作宝毬粧

從子澡滌渠屋荷池上

樓臺墻字家：月楊柳荷花處：風最喜雨涯
相映帶一時倒影入池中

山亭納涼

不嫌西照與朝曦
減却誰知住翠微
天幸外門才咫尺
杖屨桓桓忘歸

次韻五詩

山行野老問年

田夫笑把褐衣牽
爭問壺中別有天
齒髮雖衰渾未覓
精神愈勝果何緣
公言已老偶能爾
我奉正心只自然
再禱百分才及一
定應接壽八

千年

陸郊貴溫棊社

二公休致我來歸
儘可同裁隱士衣
此已屢謀登竹所
君其無吝造城扉
人間厭見手翻覆
樂處但當順指揮
涼氣一新宜近酒
盞簪莫似白來稀

秋涼有感

公看魚躍與鸞飛
鶴脰雖長斷則悲
世事不容人苦較
秋風自有葉元知
老奴唯免交新絕
素扇寧須手自持
宋玉賦扁終未達
不如老子笑

成詩

諭悲秋者

黃云可頃一時收喜見高穹風霧秋歲不及今
將告畢人生到老盍歸休固知景物能興感亦
有癡人苦過憂曾次果然無一累豈容秋月使
人愁

旧甥賡酬之樂

神明未竟晋公衰老母尤欣兄弟怡范審王忱
無許壽字之妄忌不同詩秋風对酒功酬处夜
月乘橋未泯時但要兩家同比边不須更遣外

間知

八月十四日携家泛月次韻

月到平湖金作波一城惟此占秋多水晶宮裏
清無比何用重登漢馭安

九秋夙月正分平盛滿金晶分外明老子此行
端不惡夜深幾得在之清

稍先一日我中秋行徧芙蓉与菊洲作意安排
却非遠不如乘興径行每

犹紀年時看水嬉不如此夜月相宜仙翁一醉

此塵世為河短娥知未知

草：真成一段奇，比鄰非不借。餘如板蕩，何敢
侵風露，略望層間且功歸。

次韻十詩

懶尋仙家煉火，還但欣晚節在林間。鴛竹兔
三千牘，鴛鴦唯參十二閑。短艇有時浮綠水，輕輿
到處賞佳山。真言蒼淡為生活，冷淡終然每
後現。

秋來病軀費支吾，深閉柴門臥草廬。藥裏多
尋醫者問酒樽，漫與故人踈。時須勉強陪未客，未免
辛勤吞遠書。此外傷生真氣習，爾編批暇起。

三餘

大率舟行岸自移，祝緘何必更深思。兩餘生見
水三尺雲淨，喜看天四垂。荷沼已殘霜，後蓋桂
林初綻月。但枝閑中氣味深，長甚問却西風總
不知。

幸堪擊壤樂清時，衰病情懷百不宜。祇好灌畦
陪漢叟，更欣李圃慕樊遲。逢人少，須傾酒得
韻。匆且和詩琴，意高低。尤自遠高山流水久
心知。

甥旧相尋，向酒邊相忘。情話更怡然，人言難遇。

双延阁自媿叨聯兩大夫只覓光陰詩裏過何
妨枕簟醉時眠此中別有真消息莫為人間醒
者傳
從來憂道不憂貧晚向閑中得此身直把宦途
如夢過任他世子似碁新生間可說旧時话眼
底幸多同社人賡唱本求閑燕樂莫奪未暇費
精神
自憐鶴髮奉慈親家舅还欣記宝鄰已向雲間
收倦翼甘從波底作潜鱗幸然松菊地三徑誰
謂神仙隔一塵野服相從成一叟不須更現宰

官身

笑它咄 向空書既老投閑計未疎金裏有真
長自足門前無爵是吾居休論仙子生塵襪莫
問高軒織翠裾百念已如灰樣冷更無驕色与
人鋤

秋霄虫列玉繩低歷 明蟾數桂枝重露半翻
蕉葉徑好風時颭荳蔻籬不妨起舞弄清影何
用撞鐘夸小詩濁酒困人墜於睡更揩病眼一
楊眉

秋列先生旧州堂凉飈林葉已飄黃漸看天字

清霜肅更覓人家白晝長歷世既經三折臂
愁何必九回腸世間万事消磨尽祇有詩情未
遽忘

客自中次韻

三年此月綺筵開盛意勤拳不待催預約行人
須已集先欣數客肯俱來詩筒才到先賡韻酒
興方濃莫弄盃更不秋深窮勝踐卸妝後乘可
容陪

荅若開時字自開芳心深靚不容催主人又有
新詩出佳客應尋旧雨來樓上已聞香撲鼻查

前侖放酒盈盃高燒銀燭照花睡更到更深亦
願陪

次病足韻

定數無過偶与奇達人處順更安時不於梅菌
量長短豈為鼓殤較疾速雖是一時身有疾行
閒九秩壽無期外生六十頭先白杖屨相從最
得宜

戲和三絕

脫素

纏縛并遭趁酒巡環現巧手統稱神莫言名利

如韉鎖猛烈抽身亦在人

藏懞

終教逞技伎多般畢竟甘心受面漫解把人間
等嬉戲不妨笑与大家看

傀儡

假合陰陽有此身使形全在氣和神王家幻戲
猶堅固綠素休時尚木人

晝寢正酣以二十韻詩未亟為次韻
老氏正未知我希吾今老矣更何之極知仕宦
皆由命縱有功名已過時覽鏡形容寧復我还

鄉交支定從誰慈親多幸方難老家舅尤欣未
竟衰教誨至今仍似旧襟期暗合自相知新詩
必使篇：和勝地还容處：隨晝永劇談俱喜
聽夜深清坐更忘疲素欽行已初無玷願李持
心不自欺紫橐清班叨預列黃金橫帶忝同垂
六旬顧我犹加懶八秩如公尚自特但仰三尊
知共慶孰云十物敢輕唾無情到此方為達省
病從它不用治世子只將同蝶夢人生幾得見
雞皮現書自適非求解杖策徐行莫厭遲儉素
何妨貧勝富優游真是樂忘飢雖然調樂無千

指僂喜當歌有十眉報謂要須親自到赴筵直
以散為期醉翁雅意非謀醉棊社清歡豈為棊
白髮已宜甘散誕紅塵任彼自奔馳安與未往
長陪侍此意終身何日了無結果

次贈少微兄韻

汪樓比屋在城隅彼此清貧不願餘遭孤身苦
楚有幾因人兒壻竟誰如歸鄉年亦非金死對
涵情枕未覺踈來往兩家無倦色此身端合老
犁鋤

桂花方開約客次韻

久疑岩桂僂遲開
由待生朝伴奉杯
老去欣尋
千日醉客未同引
百花醅况臨高閣
枝：秀好
判閒身日：陪家釀
盡傾君不惜莫教餅
罄耻
為墨

蔣德尚棊会展日次韻

棊社徑年能幾回
身閒深幸屢參陪
一旬又見
朋簪集三徑
還因聰履開
休苦索居徒面壁
何如相遇且御盃
蚤由稟裏寬初約
不礙重尋日
雨未

太上皇帝圣体清康老母進封信安

郡太夫人適齋除敷文閣學士有
詩為賀次韻

清朝孝治古無倫通籍推恩總及親
八秩升班惟一老九齡拜命更何人
春初慶席歡猶在歲晚家綸喜共新
須信長年多富貴祇因同見會

昌素

吾母年高絕等倫癡兒何幸得榮親
九重錫類真千載八座承恩只一人
共仰外門流慶遠喜同介弟寵光新
兩家盛亨人爭賀和氣董為贈囊書

次題曉上人閑靜軒韻

我居城郭子居山兩地相望數里間
我已得閑猶未靜子雖處靜少曾閑
莫將花与夢相似之用心如石樣頑
要識箇中真信息孤雲僧子兩相閑

次韻十詩

茶會

歸來鄉曲大家閑同社仍欣取友端
無事街盈何不可有時会面亦良難
少曾環坐長蒲賴有主盟未寒琴奕
相尋詩間作笑談終日有

餘欢

老態

舅甥身退不為遲肥遯猶當未老時東晉雖慙
古元亮晚唐知慕老天隨公開九秩身方健我
甫六旬心已疲不敢自言成酷似腹心惟喜兩
相知

晨朝懶起

生見一翁双髮蟠只羸曉夢刻無何窻凉風透
真成適日出事生还更多足弱已难堪蠟屐齒
搖初不為鄰接回思螭陛班心处日一奔趨向

馭姿

見客

車轍長多長者臨相过昔笑席門深寒暄固有
三分話臭味还傾一寸心客至自應闲不厭年
未復覺老难禁應酬既了无餘子面壁何妨学
少林

晝寢

才盡甘為世所損不如高卧了餘年時逢毀譽
心无諍间有詩文手自偏老去已知身是夢闲
未更得酒中天庶深午寐渾无念只与白鷗相

对眠

喜闲

投闲時以醉為鄉人既相忘我亦忘兩足已期
南畝熟風清更愛北窓涼昼現碧落雲千疊夜
看中庭月一方時樓素琴聊自遣誰能更作鳳
求皇

杜陵却老共襟期門外紅塵弗与知近日頗荒
攻隗課多時不見遠齋詩竹深荷淨相留處月
白風清偶合時地僻衣裳俱自懶黃冠野服淡
相宜

讀香山詩

詩到香山不計扁想逢佳處輒欣然明知妄子
可傳業每遇為文自入編奉世慕名多諷誦惟
公著句得純令胸中相似詩方似一等不為名
利牽

即事

旋棟杉枝蔽曉曦緩搖輕建自融怡調琴不用
求成曲得句何須撻作詩無復趨炎同推轂但
能尋睡學希夷太倉日食五升米老矣不嫌人
更嗤

西山

兩岸杉松翠蔭長
輕與連日得徜徉
絕憐林下朝還莫
不問人間炎與涼
睡起閑情方自樂
齋餘歸路未須忙
何時更向月溪去
願著青鞋走侍旁

燕居

大老今居東海濱
燕居晚歲更中
外生但喜長依教
一笑相從莫問貧
閑裏只將詩作活
酒邊猶有筆如神
乞言授凡俱休論
且作羲皇以上人

子成元年八十六史子久八十二男

氏八十一會子適齋次韻二絕

堂中三壽喜同時
黃髮相逢齒更兒
參坐共談宣政舊
風流不許後生知
閭里旧游能幾人
適齋猶有筆如神
莫言二老亦沈異
各現宰官居士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北行日錄上

時待次温州教授

隨待充公守

乾道五年己丑

十月九日辛卯即報仲舅侍郎充賀正使曾總

管覲副之

十日壬辰蔡與似仲舅書未辟充書狀官二親

詩一行是日游南園微雨

十一日癸巳雨做裝

十二日甲午陰

十三日乙未雨

十四日丙申雨李器之以鳳樓梧棧行

十五日丁酉雨周仁父約同登途

十六日戊戌晚晴仁父酌別於少微閣醉中唱

和

十七日己亥晴

十八日庚子晴飯後別二親徑出城張子質一

見於驛亭仲元器之元声弟澤相送至壽寧寺仁父繼至飲罷東行宿岩泉夏家店去城

十三里

十九日辛丑晴行二十里飯午頓駟行二十五

里宿荆山上方

二十日壬寅晴早登小樓眺望行十里飯蔣家

店過縉雲縣少候仁父即行道經放生潭山

水秀發策杖縱觀間有趙侯廟鄉人敬之石

有如杖如履如壑如舟者皆以侯名雙頭岩

白巖烏岩皆奇偉白岩峭立塢溪松竹秀潤

烏岩下有石室端植如門渡溪八仙都五度

宮路四顧南岸石笋森列有亭翼然侯夫曰

此初賜谷也中有石鼓叩之有声以既濟不

復往路轉山回已見独峯大松夾立清溪映帶妙視林間有巨石屹如雲且行且現遇道童問石之名云有洞名恋婦既懲初賜之失遂回登馬洞中可容數十人四旁嵌空如出鐫斲旁有小洞一石橫陳如臺松風清微俯和湍瀨是真使人忘歸也下行里許益近独峯：之上相傳有鼎湖嘗有巨蓮葉因風而下石壁隱、有車輒世言黃帝由此飛昇塘曰黃履言遺履之地：曰靜樂言釣天至此而不回峯後六山如屏奇石皆萃始望之

高列峯外自謂僥登其上必可俯瞰鼎湖下有銳石僅如一笋及即之後山靡迤而退聽石笋亦不可改及而此峯独上摩穹漢巍然削立無階而升人有捫萝登後山之巔者猶竟未及強半是知凡峯真衆山之宗非凡日所可窺測也後山有石空洞躋板而上一竇通明昔刘先生於竇之外橫木為床以居至今遺簪犹在號隱真洞高不可登悵望久之循峯而北又有仙水洞一名鏡炭懸崖數十尺級石以上石罅有水僅如屋漏終古不得

下鑿小泓貯王石公遺墨鏡滿四壁迂叟介
失趙清猷公皆在焉携酒對酌清生移時亦
記歲月而還再至峯下九書姓字小憇宮前
兩亭顧瞻備現兀不得去洞心駭目生所未
見入拋上方相与痛飲賦詩醉墨淋漓揮掃
滿壁秉烛朗誦傍若無人詩榜柳比蓋自香
山居士而下不知其幾閱十之三四不能尽
讀也宮前有門書祈仙總真洞天是日行四
十五里

二十一日癸卯晴早復筆詩于及各置醉墨高
處謂黃帝祠宇李陽水篆額今甬縣庠闕有
上宮名妙廡相去三里而近它無勝槩有洞
名金龍一竇通獨峯下僅容小兒出入而其
中甚寬宣和間嘗以金龍鎮之馬睦寇盜云
脚力既倦不能窮歷出門相羊峯下絕溪而
西數里間山川猶統秀未已有徐氏小亭橫
跨練溪小憇而行三十里飯黃店村醪醇醖
不殊家釀二十八里宿和尚店去李溪猶二里
會粹廳一兵楊靖自紹興回因寄家書弟
一封錄所題仙都二詩寄仲兄

二十二日甲辰夜微霰早陰晴行二十七里飯
諸應行三十餘里至龍窟行五里宿尚書塘
二十三日己巳猜行二十里飯楊溪仁父由新
塘路之回明分袂于此四間行少之猶能相
望將入山攀手一楫而別四十里宿橫塘暮
嶺間張家店途中惟售溪妨酒頗佳然比之
黃碧妹不及而價又三倍深夜微雨即霽
二十四日丙午晴行十餘里入東陽縣先兄同
年姚尉瀛少見王宰揖為諸率批旁小憩一
店尉已先至再三留一飯力辭之行十里飯

爰頭孫家渡漢行五十里宿余店蓋過蘇谿
八里矣夜微雨

二十五日丁未微雨作而復止行二十二里飯
羅嶺下象坑何店行三十五里宿義井夏店
過牌頭十里

二十六日戊申晴風過平歷过客將李濟等四
家書弟二封行三十里飯高擺楊家行三
十五里宿灰灶頭於店

二十七日己酉晴行三十里飯溪口傳店行三
十里宿漢浦鎮上朱店東陽士人周忠厚同

邸清話久之夜分小雨作

二十八日庚戌微雨辰巳間晴早昨飯了同肉
居行數里三憩方到渡頭裝載既畢潮落舟
膠監渡后君以少舟般剝已又加一舟蕩元波
間人之大舟既前後挈行李裝載勞擾良
甚又穢棹食頃挽絳徐行近廟山姑用櫂潮
上方急篙櫂努力前進為山石所激進寸退
尺舟人失色少縱復上久方得過又挽行十
餘里雨濟風靜一波不興至六和塔下登岸
已薄暮矣驅馳至嘉會門閉關已久宿俞家

店是日又有松陽一士人姓葉同渡

二十九日辛亥晴早起入城館於仲舅家飯羅
侍叔舅同去偽渴副使曾總管因登三弟山
上步司教湯現仲舅習射夜發家書弟三封
三十日壬子晴同去偽見劉密院侍范郎中成
天久之竟不見客次遇蔡架閣霖去歲書杖
官也夕遇亩丞正臣飯季舅家發承局繆欽
歸以弟三書行

十一月

一日癸丑晴講禮何李庸葉先生憲平閻丘監

丞尤監簿：訪及仲舅赴副使會

二日甲寅晴同去偽習儀都亭驛部中見梁監
門叔介范文呂郎中正已赴景孟舅脫飯

三日乙卯晴習儀駟中已不及習於泰政府梁
郎中訪及

四日丙辰天明微雨即霽使副以下習儀驛中
閱禮物授衣衫翟楫及承局翁葉行兩發家
書仲舅招副使飯

五日丁巳晴習儀政府候黃御藥甚久周邵州
伯駿王智叟沈尉德潤葉主管俞訪及

六日戊午晴驛中大習儀使副以下備衣冠賈

固信祐六知閣

張沈張掄宋鈞宋直溫康談：林

偕耒歸寫

奏藎

七日己未雨侍叔舅偕去偽赴何季膺陳井強
早飯於豐樂樓

八日庚申陰奔行李上舡

九日辛酉雨下逾擔籠

十日壬戌晴飯了登舟高伯定劉君任送出門
張伯純劉邦達送過赤岸景孟舅姜子用沈
澤遠三智叟約送長河

十一日癸亥晴飯時過長河九十里遣第六書
癸周德歸午過崇德蘇彭年未過水縮舟膠
牽稅寸進更初過士穎弟子官窰

十二日甲子晴飯時過永樂行二十七里至秀
州仲舅入城回謁閘頭登舟夙行李同年康
卿相見

十二日乙丑晴四更行六十里過平望姚渭相
訪仲舅破睡兄之行四十五里過吳江又行
四十五里至平江仲舅入城回謁船由城外
正閘門井舅別去一夕行九十里

十四日丙寅晴早至錫携刺謁孫饒州父子
中途問其入城遂謁喻郎中樗以謝去妻兄
辱魏子師子智訪及行九十里深夜去毗陵
數里治

五日丁卯晴生朝作湯餅遣人訪李表兄長
卿已同王直父侯子門蘇彭年亦未皆延入
舡相見王江陰正已惠茶并公醞蘇李別子
荆谿館直父同行小里待書而別徐協恭送
船棊戰三十六里過奔牛人十八里過呂城
月明水深稅舟甚駛夜行五十四里過舟阻

縣約五更矣

十六日戊辰晴行二十七里小泊新豐又二十
七里過丹徒鎮行二十六里午後到鎮江以
水澁良久方抵丹陽館沈柳強中丞既遊于
門又携且館下協恭同集使人通問於王侍
御

十七日己巳晴上館與郎仲舅欲同謁王侍御
而侍御已在門侍季舅同沈柳強去偽別侍
御因泊舟金山因約同遊窮覽勝處王僧賓
印首座心鑑皆嘉州人侍御方赴夔州不謂

得見於此以小詩道別又辱和篇入船別其
家遂歸仲舅招副使早飯柳強復携其耒灰
墨卿同集二鼓方散

十八日庚午晴四更起天微明即從使副到江
于先登舟以待沈嚴二君相送晴和無風俄
頃至瓜洲登岸未幾風作胡撫幹仲文俞尉
茂先陸秦與况相送候行李上坐船即行簿
暮至揚州城中水澁更餘方出城發第七書
送親庭

十九日辛未晴三鼓報送伴鍾尚書世明等回

仲舅起相見前處州湯路分逢時為鍾引接
送狼頭帽五指子各一副拂手香四貼為弁
親庭第八書又以小舟米過仲舅方與胡漕
時對語因與湯畧見於舟外少選鍾尚書徐
知閻本中船到仲舅見之約四更方得行辰
時到邵伯去揚州統四十五里以夜來田滯
故尔張帆而行三十里過露筋三十里到高
郵仲舅入城回謁兩岸然草如書三十里夜
過塘頭

二十日壬申晴三十里過界首二十五里過范

水三十五里至宝應夜風雨行三十里過黃
蒲二十里過平柯橋

二十一日癸酉晴辰時到楚州仲舅入城回謁
登熙臺應山陽藏密晏判官詰一楫於舟次

三十里過磨盤三十里夜過淮陰三十里過
閻家峰

二十二日甲戌晴三十里到洪澤前去歐家渡
極淺欲為舥剝計使副借潮於瀆頭神東北
風作水候酉潮而申初已隱開闌張帆三十
里過瀆頭使副上廟掛幡又過數里舟膠而

止

二十三日乙亥晴未明東北風大作潮亦先期而應談笑過歐家渡去瀆頭十五里一行人歡呼而行且感神貺之如響也行十五里至龜山以風大不可出淮擺泊山下見監鎮王九思曾同舍

二十四日丙子晴早出淮三十里至肝昭泊燕館下龔守鑿携具宴使副約季舅去偽分冬發家書第九封附遞

二十五日丁丑晴冬至早起乘馬陪使副天慶

現朝拜歸館望拜 兩宮各展賀偕季舅去偽遊第一山玻璃泉冰不可酌遍觀磨崖石刻見周司法深譙提轄熙載王幹辨茂龔守就館請使副早食軍衙晚食

二十六日戊寅陰晴使副以下具衣冠習儀館中依例就皇華館犒三郎人

二十七日巳卯晴肝昭客將李室渡淮探問接伴使副已到泗州使副赴龔守晚會偕季舅去偽赴王幹办之招

二十八日庚辰晴掌儀引接等渡淮傳御少頃

同北引接礼信司高瑄等傳到接伴使副名
銜正使昭武大將軍行尚書吏部郎中上輕
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唐括安
德副使朝奉大夫侍御史騎都尉廣陵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高德裕使副
坐燕館須其至犒以三盃而去移舟淮亭使
副燕亭上偕季舅去偽赴譙提轄會岑弟九
書遣呂葵張吉歸

二十九日辛巳天明雪作使副已下巳時渡淮
至泗州草館望拜如儀各就幕次三節人互

參使副使副互展起居狀茶酒三行上馬入
城天色開霽和氣翕然至館分位是日与季
舅別

十二月

一日壬午晴車行六十里臨淮縣早損縣境有
徐城本徐國羸姓有徐君墓季札掛劍之所
又八十里宿青陽鎮驛臨淮尉奪容牛以駕
車為容所訴鞭條子八十虜法士夫無免搖
撻者太守至撻同知又閱宰相亦不免惟以
紫褥籍地少異度僚耳

二日癸未晴風車行八十里虹縣早頓城門不
容車乘馬入驛市井多在城外驛之西有古
寺大屋二層瓦以琉璃柱以石間其上多米
元章諸公遺刻三年前於寺中待使客飯後
乘馬行八十里宿靈壁行數里汴水斷流人
家独処者皆燒拆去閉此虜新法路旁居民
盡舍移就鄰保恐蔽奸盜違者焚其屋有一
鹿起草間截馬前西去兩岸皆奇石近靈壁
東岸尤多皆宣政花名綱所遺也虞姬墓在
兩岸荒艸中橫安二石板相去尺餘隆興間

我得泗虹以此墓為界縣外山上有叢祠漢
高帝廟也淮北荒涼特甚靈壁兩岸人家皆
瓦屋亦有小城始成縣道有粉壁云準南京
郡轉運帖理會買樸坊場迎鋪皆築小塢四
角插皂旗遇賀正人使先排兩馬南去虜法
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
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

三日甲申騎車行六十里靜安鎮早頓又六十
里宿宿州自離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
塞幾與岸平車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

州城新築雉堞甚整閏是五月下旬上畔首
揮重修限四旬畢工費一出於民城中人物
頗繁度麩每斤二百一十粟穀每斗百二十
粟米倍之陌以六十大寺數所皆承平時物
酒樓二所甚偉其一跨街榜曰清平護以葦
蓆市津列觀至禁老者或以手加額而拜有
倒臥脚引書舖般販官局湯藥蔡正徑家餅
子夙藥云州二里許二郎廟前有下馬亭即
李顯忠斬李福李保之地驛舍鄰郡治顯忠
駐軍于此破城之初每兵止犒以三饗士卒

憤惋及逃歸創殘之士不能自力悉碎於虜
手為數坑埋之中庭有井自投者尤多負郭
縣曰符離項羽破漢軍于靈壁東睢水為之
不流即此縣界

四日乙酉陰晴風作車行四十五里蘄澤鎮早
頓又曰十五里宿柳子鎮晚小雪即止

五日丙戌霜寒頗力行人鬚髮皆水六十里永
城縣早頓驛中犹有灯縣本芒教丘二縣地
有芒山与碭山相接漢高帝隱于此漢更敬
丘為太丘陳寔嘗為長故城在今縣西北又

七十里宿會亭鎮

六日丁亥霜晴車行四十五里沙山岡換驢三十五里穀熟縣早頓縣即商之南亳湯所都也縣外有虹橋跨汴甚雄政和中造今兩傍築小土牆且獎損不可行絕河以入又二十里至金果園果木甚多馬行十八里入南京城市井益繁觀者多閉戶以窺夾道甲騎百餘城外及驛前皆步兵大樓曰睢陽製作雄石傾圮已甚驛曰睢陽穀熟甲卒自言西人月請伍百短錢閒本朝募兵之豐吳威

不已南京城樓側有亭名解愠承應人有自言姓趙者不款窮問之云城中猶有徐太宰路樞密鄭宣徽等大宅多為官中取占亦有子孫居者按此地即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啓是為宋國後唐以為歸德軍節度本朝以王業所基景德四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虜改曰歸德府漢梁孝王所都兔園平臺鴈鷺池蓼堤皆在此春禾墮石五猶存

七日戊子晴車行六十里寧陵縣早頓古葛伯

國湯以征也魏信陵君忌封於此又六十
里宿拱州本襄邑縣屬開封崇寧四年建名
輔州以爲東輔又改供州治襄邑本宋承匡
襄陵鄉也襄公以葬故曰襄陵虜曰濰州
八日巳丑晴車行六十里雍丘縣早損縣故杞
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故至今土人猶曰杞
縣祖述鎮此以禦石勒因城鎮在東南本漢
國縣屬睢陽國王莽擊翟義爲京覲于此漢
外黃縣故城在東又有葵丘齊威公以會也
承應人杜從自言 邑手分邑有令簿尉廷鏡

都監同監共五員二稅輸粟及未名納絹但
首而小此間只是旧時風範但改裝衣裝耳
又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之地也又里
餘過伊尹墓唯一大枯木在側斷碑臥其下
曰湯相伊尹之墓又數里過三塚駕車人自
言姓趙云向來不許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縱
現我鄉里人喜見南家有人被虜過來都爲
藏了有破軍子搜得必敢破家然而甘心也
宿陳留縣去雍丘六十里驛中有蒼柏可愛
縣木鄆邑爲陳所并故名

九日庚寅晴車行四十五里道傍及陂塘路頗
迂回古塚相望登掘無遠至東御園小亭少
憩使副以下具衣冠上馬入東京城虜曰南
京新宋門曰朝陽虜曰弘仁城樓雄偉樓
櫓壕塹壯且整夾壕植柳如引繩然先入雍
城上設教樓次一甕城有樓三間次方入大
城下列三門冠以大樓由南門以入內城相
去尚遠城外人物極稀疎有粉壁曰信陵坊
蓋無忌之遠近城裏亦彫殘街南有聖倉屋
甚多望見婆臺寺塔云城破之取街此望見

景德開寶寺二塔并七寶閣寺上清儲祥宮
頽毀已甚金榜猶在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
有望柱在路側各掛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
曰靈應之觀又有柔將軍廟頽垣湍目皆大
家遺址入旧宋門曰麗景今日賓曜亦列
三門由北門入尤壯麗華好門外有廟曰靈
護西門裡之左右皆有關亭門之南即汴河
也故街南無巷街北即紺水巷過郊太宰宅
西南角有水樓都人列觀間有耆婆服飾甚
異戴白之老多歎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比必

宣和中官員也相國寺加故每月亦以三八
日開寺西塔相付相輪上銅珠光左暗右明
橫过大內前逆亮時大內以遺火殆盡新造
一如旧製而基址并州橋稍移向東大約宣
德樓下有五門兩傍朵樓尤奇御廊不知幾
間二楼時叔其中浮屋買賣者甚衆過兩御
廊數十步過文鈔石入都亭驛五代上元驛
基本朝以待遼使犹是破屋在西偏已廢
石瓦子矣
十日辛卯陰晴歌泊承應人有及見承平者多

能言旧事後生者久云見父母備說有言其
父孀之曰我老矣汝輩當見快活時豈知擔
關三四年犹未得見多是市中提瓶人言
倡優尚有五百餘亦有旦望接送礼数又言
旧日夜冠之家陷于此者皆毀抹旧告為我
首驅後号閑粮官不復有俸仰其子弟就未
作以自給有旧親事官自言月得粟二斗錢
二貫短陌日供重役不堪其勞以及旧事注
不能已苗守来謁接伴使副使副連一榻連
向坐廊上苗守設胡床侍其左过書观屏翼

而退接伴所得私覲物尽貨于此物有定價
責付行人尽取見錢分附衆車以此歲：如
此又虜人浚民膏血以完巢穴府庫多在上
京諸處故河南之民貧甚錢亦益少塗中曾
遇蒲筭數枉導之以旗殿以二騎或云其中
皆交子也都皆愠其主人貪墨以錢詭託之
又有万福包待制之詔承應人各与少香茶
紅果子或跪或喏跪者胡礼喏者犹是中原
礼数詭音亦有微帶燕音者尤使人傷欢十
一日壬辰晴賜宴既傳街使副率三節人具

衣冠出接伴位前对揖而出就褥位与接伴
天使对立三印人立使副後先引使副東北
向内勒两拜天使烏古論璋傳口宣之鄉等
遠持使節來令突先道冒寒盛宜加宴勞今
遠共位章賜卿等宴仍差臣京苗守耶律成
押宴并賜教坊樂使副舞蹈五拜入間勒两
拜再傳口宣之卿等未朝岁且遠杭使旋矣
增原限之華宜有甘芳之錫今差璋賜卿等
酒果使副揖跪在勒又手受賜五年舞蹈
如儀还立褥位对展次揖接什退就幕次与

璋茶酒三行再立褥位引接石旦側跪捧表
正使拜跪受表却以使璋仍送上物与之璋
退即引押宴出与接伴拜舞謝恩押宴先升
所側立使副拜舞設与接伴对行并所与押
宴对展訖就坐点陽端笏離位少立三節人
東北開再拜碎噪升所占位吏問南上小立
俟使副初盞罷三節方坐初盞接子粉次肉
油餅次腰子羹次茶食以大盤貯四十楪北
平日又加上巧別下私子糖粥糕糜裹蒸蠟
黃批羊餅子之類不能悉記次大茶飯先下

大束、鼓二大餅肉山又下燔魚醜豉等五楪
繼即數十品源源而來仍以供損之物雜之
兩下飯与肚羹三下餅子五下魚不曉其意
盖其俗盛礼也次餅饅三次小雜挽次羊須
次燔肉次刺子次羊頭假釐次蟹下灌漿饅
頭次菜米水飯大簇釘九十三行梁次笋笠
方響三次并所餘皆作樂以送亦有雜劇逐
次皆有束帛銀碗为犒使副以下皆離立以
待謝恩或去所賜初不及皆文具再第十二
行依例初上中節須罷三節先就班使副進

第十三行茶里与押宴接伴谢宴伴表庭下
如儀再送璋上物与璋成互展辞状即与接
伴对揖归位送押宴私覲往回自此每賜宴礼数
十二日癸巳晴五更出驛穿御街循東御廊过
宣德樓側東角樓下滿樓街頭東过左掖門
出为行街頭北过東華門出舊封丘門虜曰
左武新封丘門舊曰安遠虜曰順常何中有
乱石方歲方所并也北郊方壇在路西青城
在路東間南中開三門左右開掖門西開一
門以通壇皆荒墟也北門内外人煙北南門

稍盛車行四十五里飯封丘又四十五里宿
昭城縣途中遇老父云女壻成边十年不歸
若於久後今又送衣裝与之或云新制大定
十年為始凡物力五十貫者招一軍不及五
十貫者率數户共之下至一三十者亦不免
每一軍費八十婚姻錢於官以供此費東京
有千户二十一人各有三四百人共有八千
兵卒有張千户者何来率其人戰符離一敗
止存數十人坐此除藉为民又言簽軍遇王
師皆不甚尽力往一戰而散迫於采誅了

若一一與之尽力非南人所能取符離之戰
東京無備先聲已自搖動指日以望南云云
未何為遽去中原思漢之心雖甚切然河南
之地極目荒蕪無可守之地得之亦難
於堅凝也昨城之南有南湖去止五月河決
所損其多河水今與南湖通衝斷右路用柴
木橫疊其上積草上以行車馬按東京春秋
衛陳鄭三國之境戰國屬魏東魏立梁州後
周改汴州與先為宣武軍節度使後梁以州
建國作為東京開封麻後唐復為汴州晉漢

周本朝因梁舊許河右葭蕩渠首受黃河
水隋煬帝開凌魚引汴水開封縣有浚溝即
衛詩浚都也有沙海戰國策顏率言大梁君
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夢堤自睢陽至
此三百里吹臺今日繁臺本師曠作孝王增
築祥符縣有夷門山夷門大梁城之東門候
嬴抱閔於此蔡河右琵琶溝也寒泉及詩所
謂愛有寒泉在浚之下中牟縣趙襄子時佛
時以叛有中年臺夏石官渡城曹表相持之
所陽武縣有博渡沙張良擊始皇於此河決

金堤亦此地長垣縣衛之匡邑孔子長於匡
古之蒲邑子路為之宰郟陵縣免陵之地也
封丘縣古封父國左傳所謂周以封父之繁
弱賜魯縣有黃池吳王夫差所會昨城屬滑
州故南燕國周公詩子所封左傳富辰田凡
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十三日甲午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到黃河因
河決打損口岸去年八使迂打數十里方得
上渡今歲措置只就淺水冰上積柴草為路
里餘車馬行其上策之有水泮聲遇深險處

即有人既立道傍指示使驅車疾待河心左
沙埠甚濶蓋河決時所淤積者一行人兵車
馬及於此登舟渡舟底平無蓬屋於船頭各
字用抄兩傍夫以大枋為漿併力唱弓使副
以下露坐其中分数舟以渡風靜不寒上下
冰合僅二寸許惟通舟處見水面數丈此李
固渡本非通途浮橋相去尚數里馬行三里
許飯武城鎖一名沙店車行四十五里宿滑
州途中有土山夾道塵埃最甚咫尺不可辨
俗号小灰洞蓋前路有甚於此者路西有白

危潭傍有大碑蓋亦是昔年河決所瀦也滑
即古承常氏之國春秋戰國屬衛身郭白馬
縣本衛國曹邑狄滅衛立戴公以虜于曹衰
紹遣顏良於白河關羽斬良以根曹公麴生
所謂守白河之渾皆此也有滑臺本郟之廩
延

十四日乙未晴五更車行二十五里至濟州城
外乘馬入城早損東廊有大碑曰大成橋大
師魯國公蔡涼奉 至昔者濬依山為州子
城據山上故州在今郟城之比侶與初河失

故道滂為波澤遠堦猶有存者田河起為通
途東有黎陽小因以名縣岡上有大佛與額
相直橋之而岸也馬行三十里過步子岡
出太行沂流而上可至燕山故虜又名清御
河築三橋以濟行者望范公善化二小是日
供黃河鱖魚甚鮮而肥始作家饌道遇細車
自北來先牌之蔡州都巡檢使宅眷子接伴
使有連冬千車相見一嘔一婦與正使皆於
跪拱手揖肘為禮然後立談良久而去復車
行四十五里過伏道望扁鵲墓二前多生火

功倍於它艾徑伏道河伏道店入湯陰縣、
有重城自此州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勝河
南縣屬相州本二漢蕩陰縣羨里城在東南
五日丙申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至相州城
外安陽驛早頓馬入城人煙尤盛二酒樓曰
康樂曰月白風清又二大樓夾街西名東
起三層秦樓也望傍巷中又有琴樓亦惟傳
觀者如堵大街直北出朝京門牌曰通遠門
皆廢城相即河淡甲所居魏文帝後趙石李
危前燕慕容雋北齊皆都焉東南二十五里

朝歌城付新都也中出黃草最多故相微名
天下各傳標杆餘血所化也門外過安陽河
至更衣亭有脊記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
九日光祿大夫彰德軍節度使開國公郭建
元復建雖規模甚草、然所創見也至此從
便馬行每十里置一馬舖及所過豐樂鎮房
民頗多皆築小塢以自衛各有樓城西望太
行頗為風埃所蔽土地平曠膏沃桑棗相望
至漳河水縮沙出中多君子俗傳耳以暖腹
南向循河行三四里於隄處作柴橋以渡層

冰凍之中有水甚駛載冰斷以來物水盛時
至与高岸平澗可數里土人号小黃河此行
沙中大數里復渡一小橋即漳支流也回望
郭鎮有塔古都皆在其地閉魏銅雀臺故基
犹在昔为縣虜以为鎮矣徑講武城犹有壁
壘氣象

入礪州城門与州治相近篆牌學甚穩大定
五年所立过惠政門入礼宾馆坊人有東溪在
驛之東同其中是郡庫有土人十餘人夜宿
登阳驛之東北望見崔府君廟灵星門并廟
棟使副以下焚香遙謁是日相州承在人狀
親甚偉衣冠亦楚々呼呼問之去姓馬者校尉
名日以少二百千使用一坐二十年不調非
錢不行也既無差遺多只監本州征稅務文
言並無俸禄只以所收課額之餘以自給雖
至多不問若有虧欠至鬻妻子以償亦不恤

且款曰若以 宋朝法度未說別事且得俸
祿養家又得寸道以自別吏民今此間与奴
隸一等官雖甚高未見垂楚成甚活路又本
州以相續有还分猷接伴

十六日丁酉晴自南京來飲食日勝河北尤惟
可以知其民物之盛否自是不必佳饌矣車
行七十里邯鄲縣早頃有城及樓甚北皆旧
物也未至三里許有旧城戰國趙都漳水相
去三十里許漢高祖征陳豨至此曰豨不南
援邯鄲而阻漳水吾知无能为也趙王業甚

在縣之北上有亭榭馬行四十里宿臨洺鎮
洺河出其下隸洺州永年縣館舍極寬潔前
有大所傍列三節位次所後主席方分便副
位所有脊記鎮国大將軍光洺州防禦便護
軍開国侯食邑一千户實食封一百户吾古
論三合重建吾古論意即烏古論虜語訛耳
三合曾以兵部侍郎来泗州埋会俘虜人又
聞虜中有三寺官漢官契丹女直三者雜居
省部元授官司榜示各用其字吏人及教孝
者亦以此为别道傍數處賣酒皆掘地深闊

可字四尺累塊止風以禦寒一瓶貯酒若等帝
有望石炭數塊以備煖盪河朔之朴如此道
中有一隼尸棚虜俗行有死者不埋立四木
高丈餘為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鴟梟
狗鼠之害立一牌以記其名姓年月有人識
認則從便葬埋否則任之

十七日戊戌晴車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屬邢
州縣有重城換驛行二十五里至邢州今榜
曰安國軍雍尾城三重入門直對州樹東入邢
臺驛早損過七教坊椽木巷立節坊成義坊

照暉樓市津牌額多寫般作翻有大塔十三
層寺宇亦雄壯北門外陂塘冰厚尺餘商疊
岸上如柱礎然青瑩以菜石三里至柳溪唐
柳公叔遺跡亭謝數所引溪水載之高岸流
觴曲水為邢臺遊觀之地東北有邢山出邢
沙碛玉所用也過沙河數處春夏間皆不可
徒沙四十五里宿內丘縣沙河縣漢襄國縣
地邢即春秋邢國衛戚之戰國屬趙漢常山
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馬勒陷冀州張賓曰
襄國同山憑險形勝之地可都也內丘亦屬

邢有千言山詩所謂出宿于二飲餞于言者
十八日已亥晴車行六十里柏鄉縣早頓曰
堯山即柏人也漢高祖心動不宿之地六十
里宿趙州道中過漢光武廟有塑像生而侍
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壁間畫三十八
將廟屋止一間廊廡故基甚廣碑石露立者
居曰一開元十九年本郡進士李云撰范陽
盧規書一開元廿二年立皆對偶文也餘皆
本朝所立有二名人皆腰斬道傍俗云光武
歎北渡濟沱有二入捧將水以進行數里恐追

衆者得其蹤復還斬之或云夜遇二人問途
不應慄而斬云已乃石也田十里由王郎城
縱廣約數里去趙州五里使副以下覘不橋
有不欄高三尺餘上分三道下為洞橋而
馬於又冬以二洞傍為小亭故以入石理
堅傲題刻甚多是昔時春使者有云連鵬
奉使大金至絕域實居首選宣和六年八月
亦有大會中曰向大希使人留題不能尺
橋上片石有張果老駢迹四遇一夫自言奉
人問所業之通三史試詞賦滿果然得衣方

枉与皂隸先公上馬入城外駟負郭曰平棘
縣虜改曰次州春秋晉戰國屬趙後魏曰
殷北希曰趙隋曰柔為慶源軍節度使臨城
縣有泚水韓信斬成安君於此是日間接伴
使之兄左丞安礼罢為滄州刺史初安礼娶
哀之妹二死歎妻似如辭以不當復娶妻姪
強之不可裏怒以抗勅坐之道逢重車三載
鉄餘載板木欵修河橋

十九日庚子晴風車行三十里柔城縣早損晉
大夫柔氏之邑又七十里宿真定府城外館

館分東西道中見掃帚桑時起休中數尺枝
條叢但宛如帚狀稍指東南或謂此方有居
民受其蔭者過滹沱河由土橋以行河側有
間凌村以光武渡河未畢數車而水陷俗傳
河水隨車而折故以名自河以北每五里許
必有小舍或在右塚上每夜輪保甲十人宿
其中以伺察行者真定在春秋時屬鮮虞國
為晉所滅戰國屬趙漢為恒小郡文帝改常
山本中山國之東垣陳豨將趙利守此高帝
攻拔之改曰真定元和改鎮州五代改曰真

定府唐叛將李堂臣王武後王廷奏寺皆據此

二十日辛丑晴歌治任駟

二十一日壬寅晴賜宴東館口宣去未持館節遠冒寒威宜放在鑄之恩以示禮賓之意又云遠涉道塗衝冒霜雪爰加勞勩宜錫芳世天使曰斜卯德永押宴曰虞加福禮悉如汴京但第三第四行及飯遍便樂人舞旋大茶飯中有沙糖熊白使副下食人趨進尤肅扣宴下人李泉爭執禮數語具語錄泉捷條子

六十其殺三人各三十每一人必令毒打十下易一人不惟三節人快之難都管監門吏卒皆怒其生事死不稱快夷俗雖好勝要可

以理屈也安得為開州刺史以治行文道中頗讀莊子故臨事間有可現然貪婪狠戾不知何如有政聲益知此方守令難得循良者

二十二日癸卯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新樂縣

尤繁度尤鮮虞困也又四十五里宿中山府清康之禍真定中山皆固守不下中山城外

猶有敗城圍之虜所築也此地堯所始封戰

國初為中山國魏文侯使樂羊伐之封
太子擊後燕慕容重移都及魏為安州唐改
定州城門四昭化甃城三里甚壯城濠有流
永過信利鮮虞高陽三坊各有十樓不有
明月樓道傍多重車有先牌云輔國新授開
京同知苗守子城門亦雄偉曰中山門兩傍
亦有挾樓入門東行百餘步入駟子城邑門
曰夕陽樓即望長安河所作之地北去入有
仁教化原二坊負郭安喜縣令姓夾各酒名
曰九醞曰瓊酥

二十三日甲辰晴天氣清寒方思近火四更車
行五十里望都縣早飯縣有城樓又七十里
宿保州城濠甃城皆三里城約厚十餘丈門
曰雞川負郭為保塞縣駟曰金臺燕昭王遺
迹也駟西城上有亭曰富覽御莊闡在西北
四十里過鴻福院三門有樓崇積倉道西有
小門榜白教女直孝州樓曰順夾軍駟在州
治西南駟分東西供牀如法屋宇寬潔初至
望都探聞虜首近打圍曾至此自後人家粉
壁多標寫禁約不得採補野物曰傳為禁殺

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內皆是鄉園場
故不容民間採捕耳 皇朝初置保塞軍後
升為州政和三年為清苑郡望都堯母慶都
所居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慶都
山故名望都

二十四日乙巳晴五更車行四十五里至安南
軍南城外上馬由城中又入北城駟早食軍
本遂城縣屬易州皇朝置靜戎軍後改為二
城甚固南城南門三重北門一重為安南縣
治有雄威營二所北城兩門各二重二城云

間有豪塹水漚積冰甚多方取以入窖又有
祥光塔福善寺食罷又乘馬出北門過一大
廟或云北阪行客車行二十五里過白溝河
又五里宿固城鎮人物衣裝又非河北比男
子多露頭嬾人及耆婆把車人云只過白溝
都是北人人便別也此曹雖久淪左衽猶知
自別於夷虜如此尤可嘆也

二十五日丙午晴五更車行三十里定興縣卑
食縣本黃村迤以為邑今歲九月方築城曰
旬畢工雉堞甚整獨門樓未起駟舍亦擬造

始待使客于此又六十里至涿州漢高帝立
涿郡魏文帝更名危陽新城縣有晉元陂溉
田号为膏腴即太子丹所獻晉元地圖也入
宣清門過釋迦普愛堂商稅務危陽縣樓入
子城之先門上有清風樓又傍土累為高堂
左曰迎月樓右曰樓霞樓州治在道西門虎
陋甚館 駟尤湫溢天使高德亨傳宣梘門虞
友益賜銀合湯藥銀合二十五兩藥十貼皆
客路所資以江後為貼有曰每服一棒子大
如南方之比梧子也錄其語如以勅某端會

朝止且蒙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勩
宜錫衛生之物迎致冲和今差人内侍御
直郎虞友益賜御湯藥一銀合往當祇受故
茲沿渝想宜知悉冬寒卿北平好否遺書指
不多及二十五日勅口渡名不出姓副使出
姓名

二十六日丁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良鄉縣早
食因宿道中以瑠璃河馘之列堤岸為水所
壞又逆行二十里方抵縣有城門二重街
在道左駟在北門墻下有大防山

二十七日戊申晴風大作抵暮不止四更初車
行方十里過戶渭河中燕小城外去燕賓釣
百餘步使副上馬三節具先冠隨入館中亭
子館伴濤御止使起復正議大史都水監上
輕車都尉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
金魚袋梁肅副使廣盛尚軍尚書工部郎半
上騎都尉廣平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徒單
子登肅元押宴曰涼賜宴李並金易酒足酒
此口罷入城道偉无居民城濠外上岸高厚
夾道植御甚整行仕五里徑滿禮門外方至

南門過城濠上天石橋入第一橋七間先名
傍有二旁兩傍者粉高屏場甚長相對間六
門八通出入或言其中相軍所屯也次入豐
宜門：樓九間尤偉麗分三門由東門以入
又過龍韋橋三橋皆以石棟分為三道中道
浪以護寂首長而行也尤津雄壯特甚中道
及扶欄一行華表旌皆以燕名為之其色正
白而鎰樓精巧如圖奩然橋下一水清深東
流橋北三小亭東亭有橋名碑次入宣陽門
樓九間分三門由西門入會同館：在內廊

之西南向入鉞門使副與鉞伴立馬下節人
從五聲兩喏傳卞訖分位張鉉祝問琮口宣
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示宴慈以彰春過
星金云遠乘斬傳已次國門宜有龍以以付
勞勤鉉云會朝歲日拜節宴亭念勤勞宜
加省問

二十八日己酉晴風正申錫單賜酒果口宣云
已休候館將造明庭方修進上之儀宜有甘
芳之錫閤門副使左光慶到館說朝見儀
二十九日庚戌晴天明行司捧國書上馬前行

使副上馬與館伴並行入見館之西有門
外皆民居宣陽門內街分三道十有朱欄二
行跨大溝內限欄外直柳麗人兩下二館在
東與會同館相對立馬門外俟使副一行既
過方相繼而行長廊東西各二百五十
間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子廊有三
路貫其中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死門而
路甚闊左為太廟右為三省北路左門外有
屏牆夾道中有官府西向右門入六部益在
三省之後也止門十一間下列五門名左天

門左右有行樓折而南及樓曲尺名三層四
垂朵樓城下有檢鼓院又有左右掖門右東
西城之中兩角入朵樓曲尺三層初出館棧
過馳道皆却益三節人至東廊北顯下馬使
副至左掖門皆步而入左掖門汝為敷德門
其東廊之外樓現翬飛間是東苑西廊有門
即大安殿門外左翔龍門之後敷德次為集
英門西門左右各又有門集英之右曰今通
其東偏為東宮西有去廊中起高樓即大安
殿前廣祐樓也會通門內之西廊即大安之

東榮為麗夏茶酒幕次其後為承明門北向
相對為昭慶門東為集禧門西即左嘉會門
之後相對有右嘉會門其中即大安殿後宣
明門之前待班幕次在其西敷德之西門及
會通承明左嘉會皆所由之路也入宣明門
及仁政殿左門在隔門外當中立俟百官覲
見退即左入殿下大壇上有一品至七品
牌子蓋是其朝著也壇中有大花鳳使立鳳
花之中副在其右大殿九楹前有露臺虜主
坐榻上儀衛整肅殆如塑像殿兩傍廊一間

高門三間又廊二間通一行二十三間殿柱
皆衣文繡兩廊各三十間中有鍾鼓樓垂紅
綠金漆簾簷簷頭皆掛綉額庭下有撮掛井亭
二宣明門三仁政殿側門二皆列戟殿門外
衛士二百人分立兩階皆戴金花帽錦袍宣
明門以外直至外廊下除麗夏幕次前皆甲
士青絛甲居左執黃龍旗紅絛甲居右執紅
龍旗外廊下皆銀鎗自左掖門以入皆金鎗
執鎗者具裝間以執弓矢者一被七分中人
依一柱以立每數人必以一女真衣皂際綠

衫者却之北門屋下皆索隊執弓矢大門四
十人小門三十人惟仁政左門因守士皆自
未明分立吃見退去有移勅者是日麗夏使
人同見麗使三綱衣冠妨本朝一賀正一
術遣使一謝賜羊酒上節祥頭犀偏帶中節
折上中犀未帶下節敵項中犀來帶皆紫行
復使二綱一賀正一術遣使皆以王子為正
使戴金冠製作甚工朱絕蹠躡狀貌甚偉副
使衣冠如麗人三節皆不入見推髻被髮小
中尖帽皆夷服也夏人進禮物十二床為二

十之海東青也細狗五六族于連馬嘶狗吠
頗亂朝儀隔門在殿門後簷下上以木雕
銅瓦小拱共巧麗隨以五間每間朱門四扇
金釘棗然入見如儀受衣帶而退就飯賜茶
酒左宣徽使敬嗣暉押伴賜宴之祀押宴与
正使对坐接伴使副坐押宴下副使对二者
之中唯茶法則小異本是殿上置磁多就飯
安排必以兩府為押伴押待看坐使副接伴
对坐兩傍立班及对揖位次必差向前嗣暉
雖客莊重問善方按嘗使于我尽祀朝儀以

歸虜中与章礼文多出其手旧為宣徽力凍
亮南收削籍為民裏五復用之

三十日辛亥晴賜宴飯中元顏宗嗣賜宴烏古
淪璋賜酒果元顏彥押宴畢館伴送爾菊
酒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四明樓

鉤大防

北行日錄下

乾道六年庚寅

正月一日壬子晴使副率三節官促望

兩

官交賀禮畢上馬與館伴同入賀由應天東門步入東廊幕次中人安殿門九間兩傍行廊三間為日華月華門各三間又行廊也間兩廂各三十間中起左右翔龍門皆重紅綠簾庭中小井亭二幕次與麗人相隣夏人於

對客省茶酒罷已初錦衣衛士入益次青錦袍五十餘人列立大安門庭下百官掛對朝日太子為班首四拜仍近三百餘人既罷客省引使副由月華門隨百官班入賀太子錦褥四鎮以銀魏出中班中立宰執親王決有十余人皆令帶紫絕使副立西偏以與子澄亦在此列意是以館伴之故不然即官卿監不應如是之少也其後又有二百余人與宴者除親王宰執正四十余人余皆賀畢先退訖事凡五十七拜五次拜踏二十五拜初

入班并三次上御酒各再拜上壽宴唱與卿等同慶入四拜勸壽酒兩次共四拜初登殿就坐致語宴罷各兩拜酒七行第一行宣勸在坐兩拜第二第四第六行獨勸使副各兩拜每宣勸必先高位而立措以凌盞赴坐宴罷尚恩拜于殿上又拜舞于丹墀而退進御酒時部不起立余皆如本朝之儀衛士甲卒如入見時殿下砌階兩道鎗子即若紫行撲頭執挂斧佩弓矢刀劍面殿分立凡五十人間挂斧中藏鎗刀皆軍官子弟也文安殿

十一間朵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西廊各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在口廣祐汝對東宮門右曰新以及有數殿以童珣墻尾結蓋虜芳金殿開是中宮殿上鋪大花毡中一間又加以侯裡毡主座并茶床皆也室為之車幃以玳珠結網或之皆本朝故物卓前後青玉花六朵看果同金壘子以壘七層皆梨灰之屬其次皆低釘細果傍設玉壺以貯賒酒未至時覆以真紅繡衣既坐入人皆合裳而以前分兩翼却行以吏而前眼玉帶者八

人太子許去對坐次二丞相餘不知何人具後冬金帶者六人使副与左右丞相對在玉單之南稍後自金帶以不皆用銀臣楊併点屏昼尤如本朝須為大金尤盤其上餘十間背結愚須小拱三層皆以金為小尤間置其中曲折皆行以繡額壁挂衣繡幃中冬有尤又有金香佩金尤山各二露崇二層兩傍各為曲水石級十四最上層中間又為澁道亦覆以毡上寿涇明太子独至澁道下捧盃以進者三山棚起十一峯多仁寿山：丁裁

松栢并裝桃李各十餘株大獅象各一皆負
七宝又以係索繫棚之前為小獅子二以教
其戊弘福廣裙之前又各為係樓三間三節
人宴東廊下麗人欠之西夏与麗人对三闕
三節人雉与宴不拜于庭其余廊屋日重黃
以廉杖甲具下殿前都副点檢元顏仲与舌
淪元思二人各執拄斧率其徒十人立御榻
兩傍東西向榻後近侍八人各執其物終席
不見宦者每上虜王涇係宣徽使敬嗣暉等
互進以金托玳瑁椀貯食却只覆以金釵紅

未淺子命承應人率尔持進其礼文又倫如
此樂人大率李 本朝准杖鼓色皆撲須紅
錦描首鵝黃衣紫裳裝束甚異樂声進急欲
曲幾知哀悅應和者尤可怪尖宴罷啼飯以
二日癸丑晴張青賜分食凌单道鵲涇果分食
二盤一盛大肉山以生葱束栗饈之无出藏
一羊郎一盛茶食糖果粥粟飯麥仁皆
奉粟布具上晚大风作

三日甲寅晴風益甚赴花宴于大安殿大率如
元日加涇二行五行汶四起虜王先起百官

出就簪花前綵為之惟梨枝甚異或四或二
長二尺許花為雜色然如錦帶忽起悞顏四
角汝垂柳四枝是日風既暴狂幾不可行花
葉飄徑者往：有之少頃六趕虜王復坐又
四行而罷是早見黃上舖道中由左翔龍門
出迄天中門折而東向知虜主以元自竭厚
布之

四日己卯暗射弓宴北但賜坐氣高蕙賜宴元
顏高賜酒果元頓仕雄押宴伴雄衫進趨酬
在 一見彼能手有雕青細字益以射連借官

而來時雖不能合中而善於奔天人多胆之
立七行各分位換常衫束帶將出射宰執邊
合司徒女弼傳語問俘虜人事既退使副及
波伴射弩仰堆而弓射朵設余下上盃火珠
人明少飛鳴上下盃一綵仍小承射拈夫以
大豆鶴一綵竹數竿階上初正良梳五每頑
二矢小頃加四花二笑押宴館伴問系使副
知閱五人以次執一矢起揖以射皆坐胡床
庭下分列錦衣合情衛士五十人樂人立其
力又衛士一人為押宴執弓矢二人為館伴

定弩一人端箭二人立塚側喝箭射每中則日何純立撒手報覆樂使喝打着即樂作否則似臺搯及手見曉初中時先望闕拜賜衛士以元矢穿所中銀牒引賜拘過其前就室共飲勝者酬酢必適然及復射牒子重三兩中角花者隨祈中而得中的者奉九牒以之以其一与喝箭者初中亦如之使副拜賜之故但款成禮即以伴使志在於得抵暮不肯休屈詢正之方已兩所过弩者各以二牒酬其勞者衣就坐又二行而王倬以宣云遠將

慶幣未會春朝方休使御之勞宜有余宰之賜蕙又長途遠屆使事告成將覲射御之容宜小宴私之宥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有尔領以彰尤過

五日丙辰晴入辭仁政殿客省茶德元罢引使訓款入而問副之合自下入辭遂復四幕次乃引三節人拜賜宣叨门外次引麗立二次尺使副至隔门外夏使已出麗使方辞少候互丹墀下面西立候通班面殿方拜喝有勅兩拜人喝賜衣帶安馬之段寿又手左跪受

賜以而日納懷中就一拜拜踏五拜再唱賜
酒食又五拜并露臺少五舍人兩行各三人
奇身以入搦子內副使躬身使少前拜跪受
書却行與副使齊立躬身候博亦抔復退行
二少左下丹揮再面殿立躬身听唱好去由
右而出賜茶酒五行于宦常同押伴
六日丁巳晴先奉分車行使副率三郎人同餽
伴出至燕賓館大白拔賜宴元顏元賜酒果
元預守至押宴仍差安德 裕廷伴尽借目
紅移親送後之車馬款行安德方呼真家

人以細車般所得掌如木伯之類復載年
汴京滯留至晚方行：山本畱公所封秦城
燕以為上谷郡武王時：後於蘇聊蘇縣也
二世時韓廣自立為燕 氏封滅荼高帝
封虜郅皆都此太行燕小大防山綿亘千里
隄然一都會虜又以穹室而丈云右所未有
也又改曰大興府其守小尹車行六十里更
尺宿良鄉縣

七日戊子晴五更車行八十之涿州早食又六
十里宿定興縣

八日己未晴五更車行六十里安肅軍早食人
四十里宿保州

九日庚申晴明夙有室京四更車行七十里望
都縣早食又行五十里道中看大瓦桑以瓦
桑宿中山府

十日辛酉晴四更車行五十里新樂縣早食又
行七十里宿真定府道傍老三回輦裡曰
此我大宋人也我輩只見得這一次在死
也日心因相守沒下又承庶人指其首曰幾
時得送紫髮起去

十一日二晴賜宴張汝沆口宣去復將使指
少想中只宜示宴慈以先行色又云使命改
轅介潘弭節宜放危賜增士定安同知真退
尹田吉州宴

十二日己亥晴三更車行六十里粟城易駙馬
三十飯趙州城南樹上有古席裊一人云
之技元李任兒自亮時作梗劫人婦女以要
財物王是以弓粒斷為弓手所捕挑着筋掛
樹二死矣正侯支到賞合方取一埋庶又云
十字宿柏鄉縣与去偽以馬前行再隨光武

碑

十三日甲子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內丘縣天明
雪作至晚方止又四十五里宿刑州北門司提
德

十四日乙丑露子下天以開霽四更車行二十
五里沙河縣易驛馬又三十五里飯臨洛鎮
食飯与去何馬行四里宿邯鄲縣雪次塵
十五日丙寅晴与行七十里飯州与合灯火以
盛出門僦車有軸百隨使副來赴章河

登車六十里至相州使副後上馬入城灯同
不如磁州之多而工巧赴之秦樓街尤繁華
自北門至南門約七八里所士女多覩粧權
現有食店掛一灯上逗於羊中橫一糸下為
法一卷益灯洲人推者以羨為徑也宿誠外
安湯駟把車人官去年十二月方差使一番
為平將被家子困灯田駟南畔用兵尽般軍
器在南京合和般南北边三二月中使般州
中三千郎般未及間被黃河水漲次且休問
駟馬仙之駟上寺有直曰十千者為更高奏

旧时家中有为灯王南征卷刷者不知幾方
：及後未都是行婦內今又姓李等貴文墨
向絹帛使云好惟每及二貫之酉又係真兩
百七十文加取又有云越上不平其事為渚
虜支魯以安小衣十人賜之邀詢不受云宜
日生出孩兒來亦无用慶蒙困達担作杖尽
子自去边頭濠和平手不况又且婦令又道
莫都流提兵去里子云我輩三四逐種少麻
豆去了得契旧时見浣斯殺都欢喜初士只
怕益越去被此休厮殺也好又有云我見父

世况生計人口都被：壞了我濟只喚他做
賦应河南北錢物都被問裏五更存活不得
十六日丁卯晴四更車行三十六里飯湯陰縣
又七十五里宿濟州安德暮夜叩門送私親
十七日戊辰晴風三更車行二十五里三角路
上換馱馬一路可入滑州又四十五里武城
鎮旦飯馬行至黃河去程所向李固渡口以
水伴水深柴路不可引又稍上三四里先橫
过上渾上入水牽挽數里拋过南岸待車舡
至方待循河至浮橋迺掃岸又行荒草波澤

中四十五里宿昨城縣

十八日己巳晴三更行四十五里飯封丘短牆
為城人煙牽落使遠不及河北月來于又行
四十五里抵東不北郊青城側芳子換馬具
衣冠所過裘遠館但有斷域敗屋入吹常元
武二門二門之間過五丈河菜市橋夷門山
巷口百之宮虜豪毡場親從第一指揮曰日
御龍直也田行半巷口斜街入第二門上市
馬行街宮廷浣巷德勝橋轉太廟巷口東行
相因寺出御：歷廊卷三十間過權貨務父

廊屋七十間中有小門是國子監前後御廊
尚多不知其數投西穿門力旧路入駟

十九日庚午晴收良絹十里西赴宴元顏元賜
宴正果午京路都運梁鉢押宴：畢行四十
五里宿陳留縣

二十日辛未晴車行六十里至雍丘縣早飯臨
川駟又六十里漸行汴河中宿柘州襄陵駟
城外客旅往來人皆頗多入城田有橋河流
既斷築堤以行子城內田是州衙今以屯軍
有三今千戶納有千二百人

二十一日壬申晴四更車行六十里飯寧陵縣
久寧駟又六十里宿南京甲壬數十甲馬百
灰道而陳城門去駟稍遠馬如來時之數而
行甚踈意屯軍亦不甚多也是日：有四背
氣又自虬貫日：在壬癸荆生言其應在此
之十二日癸酉晴四更車行四十里飯穀熟縣
人三十五里沙岡換駟又四十五里宿下邑
縣會亭鎮

一十三日甲戌晴四更車行七十里飯亳州永
城縣文六千里宿柳子鎮聞有天使往山東

僉兵人不肯從執文使殺之

二十四日乙亥晴車行四十五里飯宿州臨漢
縣新澤鎮早湏又四十五里宿：州汴河底
多種麥

二十五日丙子陰晴車行六十里飯蕪縣靜安
鎮又六十里宿靈璧之微可作即止

二十六日丁丑陰晴三更車行八十里飯虹縣
又八十里宿青湯鎮駟

二十七日戊寅晴四更車行八十里飯臨淮縣
過縣即見龜山塔及淮山一行已不勝喜襍

矣人六十里宿洹州自臨淮即依淮西行
二十八日巳卯晴先登逆担輿車即上馬出城
使副入草館同去偽先乘馬至河岸舟至首
見季舅洪子度唐季潤及呂葵煥吉東叔
問喜涵涕了頃之候行李裝舡了却具衣冠
入草館使：副茶酒畢辭送伴即行是日大
風拍岸良久方到時昭渴胡漕龔守不埴見
上御幹取所買物譙提轄司馬尚書假姜叔
永司馬東問此伯淳皆往來交渴後柵官屬
也宿淮岸

二十九日庶辰微雪早離財昭過龜山以新制
行惟大風不可進宿淮岸約去龜山數里

三十日辛巳微雪天明欲行舟凡又大作力行
兩前過續頭數里凡正北駕浪益急又止宿

二月

一日壬午沒以凡力稍平中舟齊行迫暮僅能入
洪澤舟人交口相賀蔣魯公間運河六十
里以避長淮之險所活不知幾人中間歐水
渡最淺使人涉還非借潮於神不可行官司
禪司河剝裁之擾創議行淮使舟纒四往還

死以驚虜此行至三宿淮上波濤春種有魚
腹之憂魯云今丞相魯祖為奔運使將入秦
計自洪俸至龜山率一二里輒鑿一井以測
地之上石既得清遂問運河前輩同心至矣
可輕改乎

二日癸未晴過任陰夜過楚川

三日甲申晴過宝庄

四日乙酉晴過离邱

五日丙戌雨以沁路水澁寸進甚艰夜宿禾鋪
壩裏季問過像直俞縣尉茂先相見甚款

六日丁亥雨晚晴昨晚以礼物舡与前船舡舡
相能艷一高人至名伯棟使副怕金使疼之
晚過楊州是夜礼物舡為暗椿所敗滯舡而
人不覺同行楊劉羅三人蒙被登岸舟已沈
矣抵派州宿

七日戊子晴渡揚子宿毋陽館下待李舅同去
似几陈待制及魏子智其内子展恭賀杭礼
甚恭合山印老相先渡舡中

八日己丑晴城中水澁艮人方出門夜過丹陽
縣及召誠州

走筆次韻一闕

十五日丙申晴侍季舅同去偽謝曾知崗不遇
又謁范大甚款

十六日丁酉晴士穎弟攝蕭山尉別去胡眷勿
娶女未取景山兄出飯後出渴吳太慙胡給
子陸康稷陳大凍薛因止尚司業性少鄉林
編佑允宗丞始聞銅坑之漾

十七日戊戌晴渴閩丘監丞款間坑治之洋不
宜同去偽智叟侍叔舅陳表兄以小舟見陸
告化田飯而歸赴景孟舅晚飯被淫先歸

十八日己亥晴飯罷赴梁恭政呼召客次遇蜀
士郭倅甲馮太丞仲

十九日庚子晴吳太瞻盧監清連日招飯皆力
辭之治疊行李而作買舡

二十日辛丑小雨印晴諸親仰泛湖五十余
分以水淺不可傍岸盤旋湖中以暮醉歸

二十一日壬寅雨赴范夫晚飯
二十二日癸卯雨侍仲舅注疋祥現樵筵同上
中節兩焚香致放介罢各散与去偽小岳日
湧令門歸先遣次局吳孟行屏家出

二十二日甲辰雨先登日李卜舛兩邊方畢收
呂葵忱吉宿舟中期以來早啟以勇尔杭
當又展一日

二十四日乙巳晴去偽里朝仲勇与渭親同作
慶偷闲渴李思州投般蓮法是夜人醉中拜
辭諸親

二十五日丙午晴早作撲被辭勇不輸川七十
里少暗門日赤山出木和塔下平扁山登舟
宿富且雨作

二十六日丁未晴雨作復止風逆寸進至三江

口東風微動方理晚忽西及再越甚動刁稅
至相序凡行九十里过青溪

二十七日戊申晴東風張帆过鵝鴝原釣臺下
伴伯原風正过島在大浪難十五郎淮大浪
最可畏到以永漲不見難磧而岐類水怒良
久乃上居民而小舟來助以船什伍不群以
舟輕逐用一人方當滿流忽隨嵩墜水現在
胆谷丙少居素網如履平地復登舟助力搗
小百錢而去宿柁館九与九十里去受州二
里

二十八日巳酉雨大作午間加以雨風水又盛
不舟人疲於牽挽屢止續以晚雨止風靜得
至烏支難不宿小港中終以三十余里

二十九日唐成晴風不止但以水漲寸進遇一
歧輒移時方能冒險以進懸崖飛深所在
之雖晚覽勝處至凌犯怒濤亦可駭也過
台鴈二歧尤景怒人過括流數處夜同舟
宿桑林間隔岸望鄉頭終日驚險勞動正得
三十余里夜水少退

三十日辛亥晴舟子早起侵望前郎黃泥歧不
可上復回數里尋路避之許流仍亂林間半
日方出大清曉至蘭渡先以蒯子与李尉由
懸崖五失李以度辰登科其子遂夫又癸本
用羊便初逆旅繼往見之宿客舍

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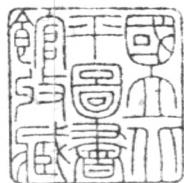
一日壬子風雨早起束裝飯：李尉束訪即片
又飯竹馬館晚到婺：首見趙金華子傳不
值徑入郡李直舍尚累小元周教授汝能雍
旣錫看稷相訪閑与累小兄同官雜同舍也
僧岡直舍安泊少選侍京山兄過閑之五柳

堂：本蕭侍御扶建詩牌兩多。尽得双溪
之勝。凡察推新亦未訪同飲。川談亦一鼓万
歸

二日癸丑雨。侍景山兄見李史君。折留未日一
飯。客次遇醉。即推延。迨是日。景山兄周趙雍
王。緩就五柳。相推早飯。人生養原愛元。尽藏
台人。陈文孝。周之故人也。同坐醉。推又約
脱飯。友人徑自五柳。赴之。李知孫北家。烏同
集于正。退軒琴棋。投壺。坐客皆醉。李行又約
未自早飯

三日甲寅雨。侍景山兄。同周教。謝李史。君客次
遇。庶止字仲天遂復。还无。尽藏。同出。梅花。門
过。浮橋。數里。近。藕倉。橋。歸。見。唐。正。字。歸。李。登
五。担。付。此。吉。先。歸。侍。景。山。兄。赴。李。科。飯。坐。清
遠。樓。景物。尤。勝。同。會。七。人。解。張。雍。王。酒。三。行
李。守。速。客。即。往。詐。之。刘。判。院。陳。子。厚。同。集
小。侯。自。公。堂。坐。半。政。堂。劝。酒。移。忠。堂。酒。罢。刊
先。歸。余。四。人。復。过。五。柳。系。談。清。飲。夜。分。乃。散
四日乙卯阻晴微雨。间作早别。景山兄即行。三
十五里。飯。摩。新。樣。又。行。數。里。遇。鹿。水。休。丞。良

圖書





P18 上半页后缺

